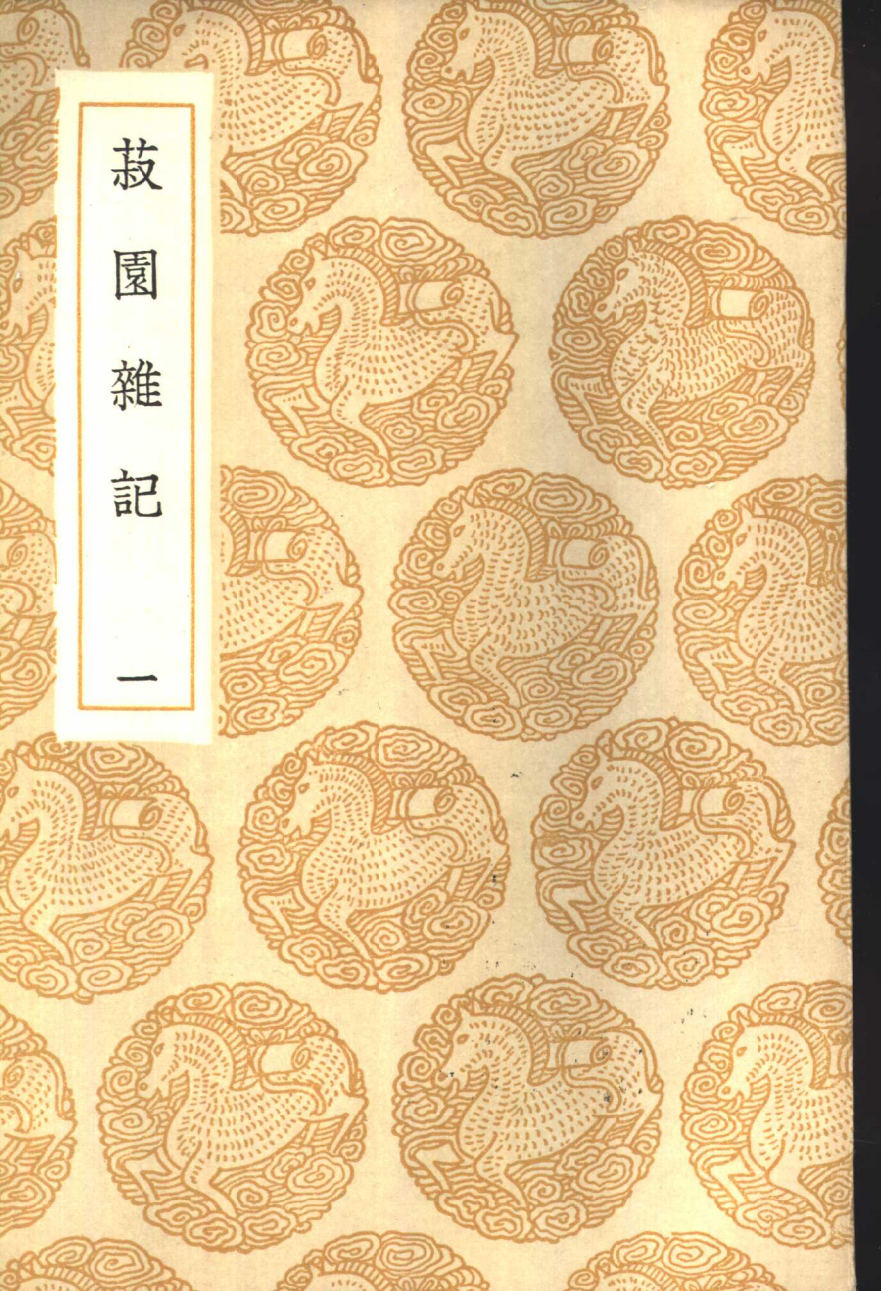


菽園雜記

一



井菽

園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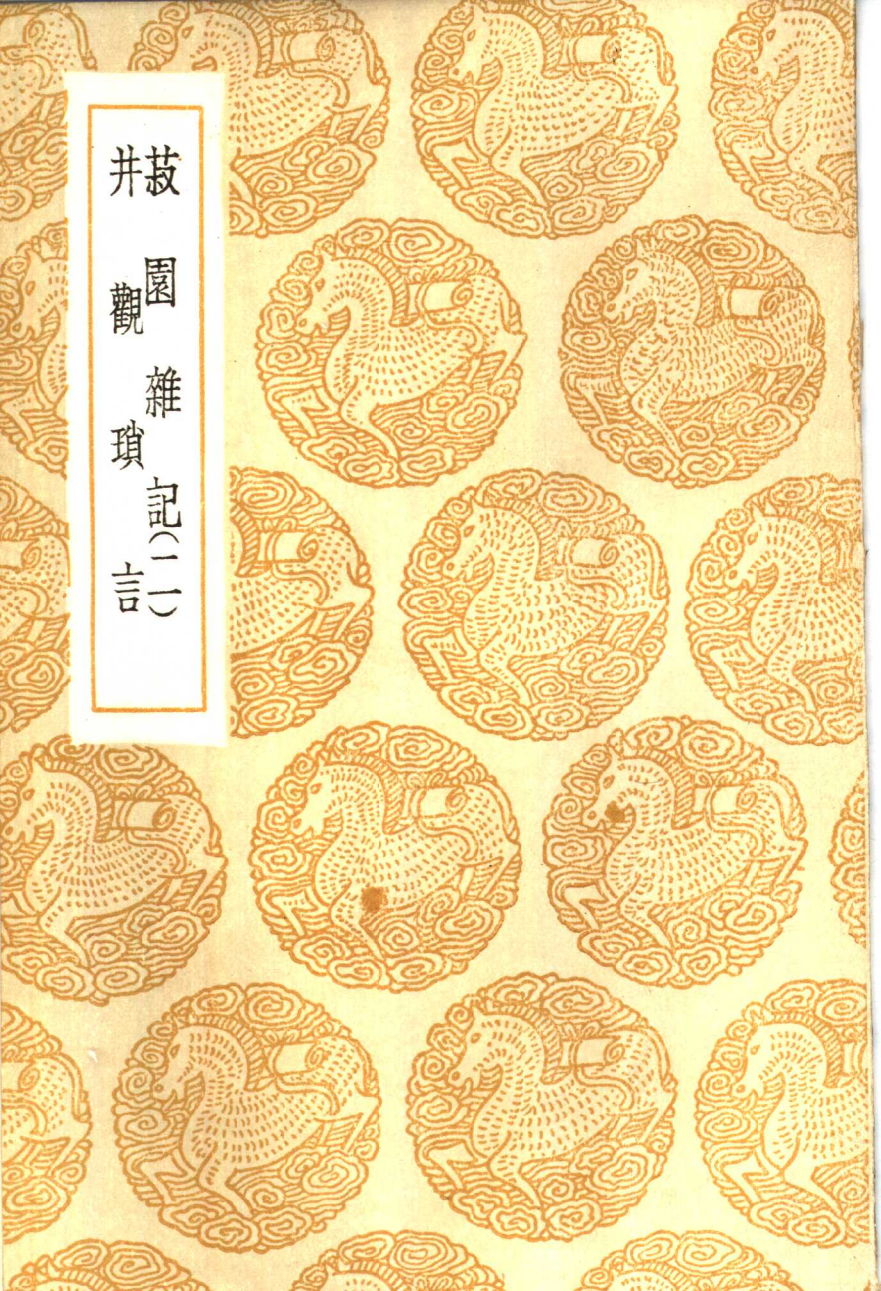
雜

瑣

記

(二)

言





記 雜 園 菽

(一)

撰 容 陸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今獻彙言紀錄彙編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今獻本僅一卷紀錄本七卷每卷約同於墨海兩卷但多刪節墨海本多至十五卷守山卽墨海版故據墨海本排印

菽園雜記提要

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撰。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容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婁東三鳳。其詩才不及泰、釴。而博學過之。是編乃其劄錄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實。敘述頗詳。多可與史相考證。旁及談諧雜事。皆竝列簡編。蓋自唐宋以來。說部之體如是也。中間頗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棄甘棠何彼穠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經義極爲乖刺。而容獨嘆爲卓識。又文廟別作寢殿。祀啓聖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議發於熊禾。而容謂叔梁紇爲主。出於無謂。孟孫激非聖賢之徒。不當從祀。尤昧於崇功報本之義。皆不足爲據。然核其大致。可採者較多。王鏊嘗語其門人曰。本朝記事之書。當以陸文量爲第一。卽指此書也。雖無雙之譽。獎借過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86 739 / 0701

菽園雜記卷一

明陸 容撰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糲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以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官奏放砲。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聖德矣。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爲何物也。

嘗聞尙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倖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祭酒博士。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鎮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尙書二人。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次第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殿欽聽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二日。賜宴於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略。

如此。今進士登科錄。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進士出身等第。聖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掌卷巡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御奉天殿。親試策問。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他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後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名。會試第幾名。

予奉命犒師寧夏。內府乙字庫關領軍士冬衣。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遍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顛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盃。皆胡僧之教也。

予使跡所及。歷趙秦伊周四王府。朝見日。皆有宴。惟秦王親宴於承運門。品饌豐盛。餘皆長史陪宴。賓館

成禮而已。聞秦王之母太妃陳氏賢而且嚴。每朝使至。必令王出宴。云非惟見爾敬重朝廷。好言好事。亦得見聞。若在宮中。不過與婦人相接而已。實有何益。酒殺已具。必令人舁入觀之。如不佳。典膳廚役。皆受撻辱。王之所以無失禮賓客者。由太妃之賢也。

各鎮戍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澀。以蜜制之。歲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蹋鞠。宣廟愛而闔之。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卽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爲盤盂。凡煮肉貯其中。抄勻皆有鹽味。用之年久。則日漸銷薄。甘肅靈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展後。有方石池。中刻波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子以此自占。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授兵書。此焚書坑詩。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卽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車駕蒙塵。敵勢甚熾。羣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衆囁嚅久之。翰林徐瑛。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以爲然。適兵部尙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衆心遂決。景皇帝既卽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懷獻。英所言者謂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瑛後改名有貞。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卽唐之華清宮故址。山上有玉女祠。乃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壯麗。今惟此池存焉。上覆屋數楹。四周甃以甃石。其水寒煖適調。清徹可鑑。絲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宦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爲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爲之。陝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蓋其地無府州縣故也。然居庸以北。水甘美。穀菜皆多。環縣之北。皆鹹地。其水味苦。飲之。或至泄利。驛官於冬月取雪實窖中。化水以供上。官尋常使客。罕能得也。

吾蘇陳億敏公。益爲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髯鬚。呼爲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公諭以當復來。始稍稍散。

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舁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之不息也。及公去。有畫像事之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怒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爲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都指揮司整幼嘗結數惡少爲義弟兄。一人受挫。則共力復仇。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脫去。乃執其與劉某於官。究整所在。劉曰。我實殺之。非整也。衆證爲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末減。發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貲。時整有老母。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徽字尙文。南京人。丙戌歲。予犒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某數中人。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志默恐同寮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爲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尙文。以備采取。若爲首。則六科以次列名。不容退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徵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參政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澗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以通水。其上仍爲平地。迺選作井。

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永世之利也。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旣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況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常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爲與今乖覺意正相反。蓋奏詞移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卽古之所謂黠。豈美德哉。韻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如與人相約。諫君。劾姦。死難。稍計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反謂不違者爲癡。此正所謂乖角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如何。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馮益。損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慶陽西北行二百五十里。爲環縣。縣之城北枕山麓。周圍三里許。編民餘四百戶。而城居者僅數十家。戍兵僦屋。閭巷不能容。至假學宮居之。其土沙瘠。其水味苦。乍飲之。病脾泄出。趙大夫溝者。味甘。然去城十餘里。歲祀先師。則取釀酒。不可以給日用也。驛廩稍供稻米。蓋買諸慶陽。粟一斗。得稻米一升。薪木則買諸開城。開城亦小邑。去環八十里。地有美薪。其愈環可知矣。其古蹟。則靈武臺在焉。唐肅宗以太

子卽位其處。城之南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尙存。居數日。校官率舉業弟子五六人。執經請益。咸謹朴。使之析義理。皆頗能之。與談古今及他文事類。莫能知。嘗與索韻書。徧城中不可得。蓋其地僻陋。無賢師友。校官來師者。各以所通經授弟子。或不久去。則貿貿焉無能成其終者。無惑乎人才之難也。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督民種樹道旁。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豳地。七月之詩言蠶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莊浪參將趙安兒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爲之備。以是守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狼籍。以榔槌爲與哥。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歷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歷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

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歷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掃滅羣雄。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懇。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卜技之人邪。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祕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邪。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田糧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說。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舉。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

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於茲見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於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征出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極。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萬姓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爲山東某州縣人。後仕某官。問之山東仕於朝者。皆莫之知。已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詩築室百堵之築。蔡氏註。說築傅巖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蓋以版築胥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屈去殷周未遠。必有所傳。況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

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之者。蓋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先

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七年邑人盧熊所爲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爲其後。後戍薊州。郁今爲醫官。錢氏則已絕矣。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揚籃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菽園雜記卷二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嘗送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爲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去。而成名者甚衆。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鎮靜爲務。一以伸理爲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爲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充軍。予家時爲里正。亦在遣中。將欲伸冤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嫻習吏學。與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敕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崑城高以平氏。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才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爲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復爲民。諺云。事要好。問三老。信然。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爲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錠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溫秉中家。出以爲翫。予爲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爲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啓作。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爲笑。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欄衫者。開始於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欄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竝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京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鵝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竝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墊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生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恐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舊習舉業時。嘗作詩說質疑一册。近已焚去。存其有關大義者一二云。

羔裘三章。朱氏云。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以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阿諛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得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其所以爲邦之美士也。如此說未爲不可。但詳味語意。在首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者。贊美之辭耳。

彤弓三章。輔氏云。大抵此詩云。疑此說非是。蓋載與囊是藏之之事。喜與好是貺之之心。右與疇是饗之之節耳。當重在首章。

六月有嚴有翼。謝氏云。爲將必嚴云云。軍士不整。疑此說非是。嚴敬二字相因。豈可分屬將帥。

甫田二章。朱氏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云云。祈年之祭言之。疑此說非是。此章上下五句，各以韻相叶，而互見其義耳。非必報成之祭，無樂以達和，祈年之祭，無禮以備物也。

思文無此疆爾界。朱氏疏義，以此句專指來牟言，疑非作詩者本意。此句文意，正如魯頌之無小無大，書之無偏無黨，皆是形容下文耳。

臣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先儒說此二句太支離，愈致窒礙。惟劉須溪未有所言一句得之。

元鳥。三頌多宗廟樂歌，與風雅不同，故其分節以音韻而不以義理。如天命元鳥，至正域彼四方，以商茫湯方韻爲一節。若義理，則在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處斷，分屬商之先后一段者，以音韻之協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正應上文天命帝命，今讀詩者多不解此。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册，有索取之義，稟與慄同。本訓急疾，今以爲稟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盜本孟也。今以名鐵冑，錫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闡朝闡班，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與價直爲價值，足穀爲足勾，幹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牒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爲借用圈科，非

知書學者

僧慧陳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與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者。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與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者。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嚙。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著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多從之游。嘗與人曰。爲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爲子須孝。爲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奕皆爲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嘗誦之。有詰之者曰。爲人

而去其天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爲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不能答。古諸器物異名。屬最。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饜饕。性好水。故立橋頭。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螻蛄。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貌。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蚶。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鯨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物。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缺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與。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初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僞爲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潛溪嘗辯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若非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錫。其時田宅未開餘欠也。男則稼

穉女則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蓋無不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事其長。奴僕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其時遷移之議。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卑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才智之士。不能不爲之惑。何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徇物易移也。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藉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爲奏請。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名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爲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悉奏髡爲僧。私蓄髮者。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矣。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白以蓄之。名冬舂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爲此。及冬預爲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爲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舂者多碎。而爲糲。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舂之。

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師序。理到之言也。髡緇氏乃以不識浮屠字議譏之。此可見文公高處。蓋是平生不看佛書然耳。若稱沙門比邱之類。則墮其窠臼中矣。後人註身毒國云。卽今浮屠胡是也。又如世俗信浮屠誑誘。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之類。皆襲之。而作古者韓公也。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婦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爲養而娶。況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又如內外不共井。不共溷浴。不共溷浴。猶爲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爲不易。今山東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綆。出數里汲井。無力者。以器積雨雪水爲食耳。亦何常得贏餘水以浴。此類推之。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禮當如此。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哥麥。其稜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土一節。必有割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杜子美飲中八儂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爲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韋處士郊居詩云。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

谿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誤也。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然不若舊本江楓漁火爲佳。此皆刻本之誤也。原本江楓漁火爲佳之下曰但。不知繼自改定定於他人爾。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爲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

陶浩字巨源。太倉名醫。讀書有識。景泰間。崑學教諭嚴先生敏妻病。予時爲學生。遣迎巨源治之。嚴杭人。適其鄉人尙書于公加少保官。其子爲千戶。嚴極口譽之。巨源從容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嚴爲默然。巨源之識可想矣。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潮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內府出入者。貴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銅牌。匠人木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爲榮美之飾。則朝廷待兩京爲一體。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況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沈質文卿居太倉家甚貧。以授徒爲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視世上如今半君似之句。頗爲優柔矣。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爲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瑣僧會者。嘗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爲無意義。多譁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爲然。衆乃服。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鑄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元時舊習也。國初有禁。

鎖鑰云者。以其形如籥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鎖。近世所爲。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爲鑰。開鎖具自名鑰匙。亦云鎖匙。

菽園雜記卷三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六部。爲尚書省之屬曹。本朝六部。爲六尚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尚書省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郎分理庶務。署覆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特尚書一省之官。戶刑二部屬司。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頗多。今革中書省。止存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察院監察御史。監院御史。今改御史臺爲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賢院。宏文館。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減省於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本朝官制冗濫。其亦未之考邪。

國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塗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司於此。金陵本六朝所都。本朝拓其舊址而大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迴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

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鐘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爲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迴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然其時尙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始去行在字。舊都諸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兩京之制於是定矣。

崑山本古婁縣。梁大同初。改今名。其山在今松江府華亭縣界。晉陸氏兄弟機雲生其下。皆有文學。時人比之崑山片玉。故名。唐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地。立華亭縣。山始分屬焉。今爲松江九峯之一。崑山縣治北之山。自名馬鞍。縣志引劉澄之揚州記甚明。或有稱玉峯者。蓋擬之耳。然崑山之神。載在祀典。其祠舊在馬鞍山東偏。又似以馬鞍爲崑山者。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陽尹杜長云。於此可見帝皇氣象。包含偏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

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祖宗之法。蓋蕩然矣。

南京各部卓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選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卓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選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仁廟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宏、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蘭山。曰爪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吉里地。曰滿刺加國。曰麻逸凍。曰熬坑。曰東西竺。曰龍牙加逸。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刺。曰花面王。曰龍嶼。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刺。曰卜刺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刺撒。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淳泥國。曰蘇祿國。至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上疏論元夕觀燈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陽州判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闕。言於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

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有之。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怵懾。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敕書。令其祛除民害。我敕書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任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有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何如。云。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魂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卽作論秀才。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棄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文皇待士之度。兩得之矣。

吳下每有鄉村小夫。語言應對。全不務實。問其里居。如安亭。則曰安溪。茜涇。則曰茜溪。石浦。則曰石川。芝

塘則曰芝川。嚶塘則曰嚶溪。塗松則曰松溪。但取新美。不知失其義理。蓋亭乃漢制鄉都之名。如華亭、夷亭、望亭皆古名。塘浦乃吳中水道之名。川與溪則水出兩山之間大而駛者。如蜀之東西川。越之剡溪。婺之蘭溪。湖之苕霅等溪。是矣。蘇松之地。平疇千里。塘浦浜港。經緯其間。通潮處。其水以時長落。無潮處。其水平漫如常。與彼異矣。必欲以川溪名之。亦未爲不可。但亭與塘浦。其名傳自古昔。初非朝歌勝母之可憎。柏人彭亡之可忌。不知何辱於此輩而必欲更之邪。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盤不許喫菜。第二盤纔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豬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菓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菓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菓盒。獻神牲品。貸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節儉至此。可謂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設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尙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闢防之耳。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夏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道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吾不敢陷。

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凡小說記載。多朝貴及名公之事。大抵好事者得之傳聞。未必皆實。如以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爲歐公者。後世娶妻妹。輒據以爲口實。嘗考公年譜。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三娶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奎之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爲之也。此猶未爲害事。若某詩話記司馬溫公私狎營妓。王荆公以詩戲之。其爲污染名德甚矣。蓋溫公固不爲此。荆公端人。追之戲之。恐亦非其所屑爲也。闢而不信爲宜。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姊妹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爲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熟親。始見於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爲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爲愈也。

歐陽公言餽餽之譌。最爲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桌作案棹。交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唐制尚書省。其屬有六尚書。卽今六部是已。故唐人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其稱尚書者。省名也。本朝六尚書。乃六部官名。六部之屬。曰某清吏司。各有郎中主之。員外郎主事爲佐。今人書銜。往往蹈襲古式。稱尚書某部某官者。不講時制。而專尚虛夸故也。大抵古人結銜多實。今人多夸。如唐宋人於本銜之外。書賜紫金魚袋。或實食若干戶之類。蓋其常得服用者。近時京官使外國。攝盛而行者。則終身書賜

一品服。嘗與修一統志者。則書國志總裁。前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後任在京祭酒者。則曰南京國子祭酒。有嘗爲美官。而外補左遷革職者。猶書前某官。蓋眷戀未能舍也。此雖細事。亦足以觀人品矣。

自三代而下。搢紳介冑。判爲二途者。久矣。然綜理綱維其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近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國朝建置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尙書一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軍之食。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判而爲二哉。故國初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平日久。無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爲善後之計。每都司衛所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議之。

當塗民邵某。業合章。事母孝。母病。晷日備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蟻螬數枚。炙以奉姑。給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留之終身。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爲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圖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爲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戲之。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俟其出。卽殺其二子。走訴於朝。

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好事者爲作蝦蟇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抉其下而然。適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鼃。上以鼃與元同音。益惡之。於是下令捕鼃。大江中鼃無大小。索捕殆盡。老鼃逃捕者。不上灘淺。則以彘豬爲餌釣之。衆力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蓋四足爬土石爲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釣緝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豬婆龍云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卽鼃也。未知是否。聞鼃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抉江岸。非其罪也。夫以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遷就。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於遷就者。可勝言哉。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昂。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銜。有少年眷之。因與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牀下。五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年聞之。旣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昔相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莫期。及期。少年挾利刃以入。一接後。絕婦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夫歸。乃撫拾素有讐者。一二人。訟於官。一人不勝鍛鍊。輒自誣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見其夫篤愛若是。而此婦忍負之。是以殺之。法司具狀上請。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之。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爲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氏。而去。翌旦。語朝臣云。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州一老婦。深感其恩。何京師千萬人。無此一婦也。洪武二十四年後。填實京師。多起取蘇松人者。以此。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慎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詒笑於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釗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爲此也。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云。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竝不用黥刺。剗鬲。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爲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制。聖人不能不爲。學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徧觀。而博識也。

高皇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朴當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上默然。翌日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爲元死節。蓋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鵂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踈弛之士。多得放假。人目爲鴟鵂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鴟鵂公之對。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枯榮。竹耐久不彫。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絃山之草木。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奇。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爲少師。洪熙宣德以至正統間。大臣爲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准數人。及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尙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尙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尙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謠曰。滿朝陞保傅。一部兩尙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壻家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證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

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觀其所往。則皆入牆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釀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寮友孫司務諫。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某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臾不見。里人訛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桑樹上。問知爲某村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風聲霍霍。他無所見。身愈上。風愈寒。體顛不可忍。其家蓋舊識也。翌日送歸。乃復成婚。

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用。謂鳥味。譌爲角耳。蓋以爲獸予之角。則無鳥之味。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韻書。角無釋鳥味義。不知何所據也。

成化壬辰歲。陝西隴州雨雹。大者如牛馬頭。次者如盃。小者如鷲卵。人與牛羊馬驢被打死甚多。禾苗盡壞。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松庭叔父傳道其事云。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四

景泰皇帝卽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今上時已在儲位矣。明年爲景泰元年。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又明年。册己子爲皇太子。更封今上爲沂王。未幾。太子薨。災異迭見。今南京吏侍章公綸。時爲儀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內敦孝義一事。尤爲剴切。大意謂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册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物權聲。洋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上大怒。逮繫詔獄。榜掠五日。體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言此事。因併逮之。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庭筮八十。幾死。且并筮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爲禮部右侍郎。尋改南京禮部。轉今官。

古人以病不服藥爲中治。蓋謂服藥而誤。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勢或可爲耳。以吾所聞見者驗之。中治之說有以也。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令人以湯餅軸戛之。不效。聞有巫降神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着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潮中一名醫至京。請

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朮之劑。旬餘。覺愈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部尙書日。奏疏悉令屬曹正官具草。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公退。卽閉閣坐臥。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部尙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事去位。有福者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讖云。

諸葛景江浦人。嘗舒紙賦詩。出思齋外。及得句而入。已有詩書紙上矣。景怪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益怪之。因稱爲大仙。日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焉。嘗求一見。書紙云。不許。及求之愈切。乃期與莫會。景自懼。拉一友同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矣。杭州李知府端之。墻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之。門闔扃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羣吏徧索之。不可得。次日。莫忽墜自口山門。其去來之故。皆不能知。視其衣服沾污。有黃綠痕。若草樹摩戛者然。莫知何謂。二事聞之。同年蔣御史宗誼。諸葛蓋宗誼之父。執李則其爲推官時。舊長官也。故言之皆詳。

唐章氏二女探桑。母爲虎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得免。南唐當塗聶氏。隨母探薪。母爲虎攫去。持

刀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母屍歸。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氏。隨父入山伐薪。父遇虎。女抽刀斫虎。父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宋鄞縣女童氏。虎銜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棄其母。銜女以去。事聞。祠祀之。永嘉盧氏女。與母同行。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元餘杭姚氏。母汲澗遇虎。姚手毆虎脇。鄰人執械器以從。虎置之而去。元建寧官氏。其夫耨田。爲虎所攫。官棄饑。奮挺連擊。虎舍去。負至中途而死。事聞。旌復其家。元濱州人劉平妻胡氏。同夫戍棗陽。莫宿道旁。夫被虎噬。胡以刀刺死。夫脫。至中途而死。元至大間。建德王氏。父耘田舍旁。爲豹所攫。曳之升山。父大呼。王以父所棄鋤連擊豹。颺殺之。父乃得生。客有以劉平妻殺虎圖求題。以類考之。得此數人。

朝廷禮制。頒歷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旣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歷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歷後。各布政司送歷於內閣。若諸司大臣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廿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歷可觀。豈但山中無歷。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殆不可革矣。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者。餘皆不禁。大明門前。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嘗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闕西。買棺闕東。已而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繞宮牆而至其家。亦有帶壽櫬上京。知有禁。寄門外而止。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

禁以爲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樞必由山海城入。仕陝西故者。返樞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故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矣。

府軍前衛幼軍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過疎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緝捉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司亦引奏。予登進士時。猶見之。及爲職方主事。疎放幼軍。緝捉逃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蓋尙書白公以爲幼軍疎放。多疲癯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聽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瀆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爲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不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恐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爲然。後爲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之輿論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爲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尙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卽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

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文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喝難。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呆。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爲屯。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性爲信。無清字韻。歛陸婺三郡人以關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剝。以青爲妻。陝西人以鹽爲年。以咬爲裏。台溫人以張敞爲漿滄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聖上宜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讐殺一時。未能遙制。

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銛劍。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此蓋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僞承其緒。而篡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得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爲工部尙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部尙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度忠邪太明。以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大同貓兒莊。本北國入貢正路。成化初。北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爲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北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北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諸司職掌。職方郎中員外主事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墩之政。其目有五。一曰城隍。二曰軍役。

三曰關津。四曰烽堠。五曰圖本。餘皆未載。以今職掌事件記于左方。

點軍士

奏報聲息此二事原隸司馬部。即武選司。今隸職方司。

出征動調官軍

京營軍馬

京城門禁

五城兵馬巡邏

月報軍馬京營

季報軍馬京衛

歲報軍馬天下都司衛所

推舉邊將

舉用將才

邊將失機

傳報夷情

來降夷人

外國走回人口

將軍

勇士

民壯

弓兵

幼軍

土兵

嚮導

盜賊

鹽徒

漕運官軍

編發充軍

投充軍

軍伴

軍匠

內府幼匠

土官讐殺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云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為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初授驍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為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為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職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同。蓋選軍民中之

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旃所稱。桂楯郎。疑卽此也。凡大朝會若夷使入貢。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著飾金介冑。持金爪鐵鉞刀劍。列丹陛上。常朝著明鐵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籍田太學。鑾輿出入扈從。以行宿衛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衛。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直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尙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墓。嘗詢問己已車駕蒙塵事。有老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涸。至此適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敵遙見軍馬移動。遂羣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爲計。相與枕籍於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曠尙書等。皆不知所存。蓋北兵臨陣。必待我動。彼才動。使我師堅壁不移。其敗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嘗七奏勸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也。先乘勝入寇。隳夷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蓋宦者喜寧。本夷種。土墓之敗。降於彼。爲之鄉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于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奠安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敘此事。謂嘗交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真。古人嗜味之偏。如劉邕之瘡痂。僻謬極矣。予所聞亦有非人情者。數人國初名僧泐季潭。喜糞中芝麻。雜米糞粥食之。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

蚯蚓。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爲珍饈。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可值銀一錢。頗爲地方貽害。凡捕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賞爲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肯爲理。予爲覈實。呈於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爲掠美而寢之。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宜先以香物及蒼朮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皆井窞。尤宜慎之。御醫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窞。窞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相馬經。相口齒止於三十二歲。異相者壽五十四。然世罕有之。京師李千戶者。馬死。哭之。人怪問焉。曰。

此馬與予同年生。予今六十歲。馬死。予死無日矣。非悲馬。蓋自悲耳。乃知物亦有稟賦特厚者。固不可以常數拘也。

昔公孫宏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盲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歲。老弱將轉乎溝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思天下有飢由己飢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當此之時。爲民父母。不以由己飢之。由己溺之之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士。至普照。有同兒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爲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糴。價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飢貧。放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姦。以禁賄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爲之。憂國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大士不須祈禱。而慧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靈異。及奉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無益者。國初名僧。如復見心輩。亦不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爲有同兒戲。可謂超乎流俗者矣。讀之起敬。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妒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

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問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妒少衰。生中書舍人。陳公一怒之力也。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爲京官者。因家京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貨。悉令認留。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矣。雖暴客猶知愛之。況他人乎。

烏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爲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莊浪山。烏鼠二物同穴。同穴而處。遂爲雄雌。行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爲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蠡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龜雉交。蜈蚣多與促織同穴。瀾東海邊有小蚌。名瑣蚌。殼中必有一小蟹。失蟹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烏鼠之同穴。無足怪矣。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嘗與北人論辨黍之形似。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卽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蜀秫。其稜名秫。稽者是已。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稌。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北人謂黍爲黃稌。又名黃米。粘膩可釀酒。則黍之名。稌明矣。稷與黍甚相似。但不可釀酒耳。其註鶴云。頂赤身白。頸尾黑。黑羽實生於翅。非尾。此皆一時之誤。

都指揮本在外方面官。京師各衛指揮有功。陞都指揮。而未得外選者。或在京營管事。或在各處守備。仍

於原衛支俸。其列銜皆云某衛帶俸都指揮。蓋以別京師無方面官。此時制也。又有軍職犯私罪者。例該革仕帶俸。差操帶俸之名雖同。其實無妨。近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帶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禮部於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板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權要之地。而貶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奪自己出者。以勢臨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父名晉。子不舉進士。最爲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疏闊。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杖。似爲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從女。馮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轟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鴟。狸首肉角。斷箸使方而銜之。呱呱而鳴。名曰負版。遇之則凶。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卽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買以爲佳致。蓋盛夏嚼雪。誠不俗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舉家當坐重辟。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五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充之。勳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孫安始。一則蚤緣縉雲侯。一則蚤緣汪直。皆命由中出。此亦政體一變也。

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親友。多出實心。朝官往來則多汎愛不專。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送名帖者。遇黠僕應門。則皆卻而不納。或有閉門不納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結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還。三四日後始暇拜其父母。不知此何風俗。亦不知始於何年。聞天順間尙未如此之濫也。

景泰年間。吏部尙書王公文。戶部尙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交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上不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官諡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箠者。非是。箠卽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已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

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自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葡萄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說有見。又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時。人亦難之。蓋京師種葡萄者。冬則盤屈其幹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於庭。或種於園。所種不多。故爲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徧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尙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於鄉人過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直學正家。閱福建□□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塘瞿宗吉

歸田詩話及袁忠徹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今兒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沙漠後事。應則其國初人與。

本朝自己已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爲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鎮守。協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爲縝密。但近來添設尤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口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臺頭營、山海等處。永平、太平、寨青山營、娥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花鎮、紫荊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既非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況此輩原無祿食。太平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將臣。彼亦無能爲也。或犯吏議。朝廷又多原之。軍力之疲敝。軍政之不修。有由然矣。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愜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秦和、楊導、叔簡爲尙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酬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票名之設。戾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尙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七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

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爲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乎。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神。皆有監察司民之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尙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夫人以配之。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遂使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佛敎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卽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僊。最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菘。莫有覺其非者。

天順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旱西。曰哈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哈密地面。曰札加思。曰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或大通。

事。或都督。或都指揮等官皆有主名矣。居無幾何。寢而不行。或云李文達公之力也。此事一行。朝廷爵賞靡費。固不可言。而沿途軍民勞苦損費。亦何紀極。況異時啓釁。又未可知。使此事果自李公而止。正所謂仁人之言也。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爲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卽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遇出征。卽量調以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口。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北京營制度之大略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

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能無悔也乎。

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虐鄉里。死葬後。人發其屍。支解之。懸於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至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嘗聞之僚長張文謹云。

嘗聞火雞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刳腹取脂。脂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灰之木。火燒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刺加國貢火雞。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燃炭。駕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之。甘肅之西有饜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見也。火浣布。友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譯□劉樞有束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初玉之劍。蓋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聞都御史朱公英云。廣東海鯊變虎。近海處人多掘岸爲坡。候其生前。二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又聞按察使孔公鏞云。廣西蝮蛇。其大者。皮甲鱗皴。雜生苔蘚。與山

石無辯。獐鹿誤從摩癢。則掉尾絞而吞之。士人取其膽。則轉腹令取。略不傷嚙。後復遇人取膽。仍轉腹以癥示之。人知其然。亦不復害也。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署名文字寸許。一郎官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何如。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爲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爲王兵侍偉。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與。開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爲首。今皆首內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年始。及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止養望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一與會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拉使與議。殆以箝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將軍印。奉制敕。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兵官。蓋指掛印征進者。若京師六軍。總於天子。非臣下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成而不可變矣。

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爲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關於前。穀非倍收於昔。特以國

初籍入僞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併沒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每畝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惠。洪武間。運糧不遠。故耗輕易舉。永樂中建都北平。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者多矣。宣宗明燭是弊。詔官田減稅三分。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事遂不行。郡守況鍾抗章上請。得遵優旨。共減稅糧七十二萬餘石。又得巡撫周文襄公存卹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汔可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加以運漕虧折。陪賊不警。民復困瘁。況沿江傍湖。園分時多積水。數年不畊不穫。而小民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類皆重額之田。此吳民積久之患也。

京師鉅刹。大興隆。大隆福二寺。爲朝廷香火院。餘有賜額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於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預結僧官。俟其出。則往見之。有所請託。結納。皆僧官爲之關節。近時大臣多與僧官交歡者。以此。京衛武學之東智化寺。太監許安輩。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順間。主之者僧官然勝。讀書解文事。時閻禹錫以國子監丞掌武學事。勝則往拜焉。禹錫托故不見。他日饋茶餅。卻之。以詩投贈。又卻之。終始不與往還。禹錫可謂剛介之士。其賢於人遠矣。

湯都指揮允績。博學強記。論議英發。爲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妄。眼空時輩。於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頗號險要。適參將員缺。兵部以允績舉充。卽鎮未久。有故人來謁。呼酒共飲。適報有數騎薄城下。允績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其人來與觀也。方出城未遠。有人伏溝。

中一箭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爲將官夸大輕率之戒。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近時一進士平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痿。吉士自譽善醫。具藥瀋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季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鑰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壘。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耶。命毆之。通跪請。乃令自擔其二篋去。時人爲之語曰。洗烏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爲沮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邱內翰仲深不合。邱每投間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於邱。邱因爲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爲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邱不之察也。邱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允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慙然曰。與中笑我。乃爲入閣地耶。及大藤峽用兵。敕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驕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

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及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以爲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礙不果行。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錦衣馮鎮撫瑤中官家人也。亦頗讀書。其家玩器充聚。與之交者以馮清士目之。成化初爲勘理鹽法。差揚州城中舊家書畫玩器。被用計括掠殆盡。濁穢甚矣。吾鄉達有爲刑部郎者。素與往還。亦嘗被其所賣。馮死後人始言之。凡居官者此等事亦不可不知也。

山西石州風俗。凡男子未娶而死。其父母俟鄉人有女死。必求以配之。議婚定禮納幣。率如生者。葬日亦復宴會親戚。女死。父母欲爲營塔禮亦如之。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輻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於平原曠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迺者鄙

御史李公賓亦以戰車爲言。兵部重違其請。嘗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戰車之名。王云。是名鷓鴣車。蓋謂鷓鴣啼行不得也。李聞而悲之。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爲珍藏焉。此等事雖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

聞此卽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尙寶卿陞是官。文徵明云。文貞薨時。郭夫人猶在。且不聞有

封婢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案按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卽此婢也。朝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內。安得云無此說也。衡山公一時偶未之考耳。

詩蟬竦在東。釋者以爲天地之淫氣。或以爲日光射雨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醬於庭。見虹。則急掩蓋之。

不爾。則致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旁智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狠。率僮掘之。深丈餘。見一肉塊。大如釜。無首尾。蠕蠕而動。欲養之。家人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矣。

虹蛻蟬竦。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又虹字。北方人讀作岡去聲。今吳中名鞭撻痕。亦用此音。其卽此字耶。

占卦者以錢代著。其來久矣。舊以無字一面爲陽。有字一面爲陰。至朱文公反之。以有字爲面爲陽。無字

爲背爲陰。有儲泳者。以爲古銅器物。款識皆在背。如鏡是已。予按此說非也。錢之有文。爲錢設也。今印信與宮衛銅牌皆然。錢背間亦有一字者。印背有鑄造年月字。銅牌背有號數字。若鏡之爲器。主照物。不重在文。豈可以此爲律邪。

初過呂梁。洪沽頭。閘直沽。不知洪沽字義。後考之。石阻河流爲洪。方言也。又蜀人謂水口爲洪。梓潼水與涪江合流如箭。故有射洪縣。若沽乃漁陽水名。今直沽雖與漁陽地相近。然註云。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則又非矣。所謂直沽沽頭。蓋水道之通名。亦方言如漚字。本雨不絕貌。今南方以爲溝渠之名。北人則不解道也。

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開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擦苦蘆。頻頻揉洗。湯冷卽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效。故記之。蘆一作菘。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故友支禱字有禎。篤行之士。嘗言星辰雲物。天之章也。今衣段織雲者。庶民皆服之。五糖七糖。席面內有糖人。是人食人也。有賢者在位。當禁之。言雖迂。甚有理致。

菽園雜記卷六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朔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卽今開封府封邱縣地。淇門今屬大名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卽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尙通。今濟寧在城闌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上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建言工部尙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爲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尙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爲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爲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爲厲。游魂爲變。有所歸往而不爲災。此正伯有爲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爲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此字。致生邪說。至有以厲卽古厲字。謂巡爲掌疫癘之鬼。若致道觀塑巡爲青面鬼狀。世之譌謬如此。正由誤解此字故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譌爲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譌爲三姑。而肖三女郎焉。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譌可笑。大率類此。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爲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昭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遂雉者爲言其事。始知雉亦能爲蛟云。

京師多尼寺。惟英國公宅東一區。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門禁嚴慎。人不敢入。餘皆不然。然有忌人知者。有不忌者。不忌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禍。切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遊。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卽鐻戶而出。至暮。潛攜酒殺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出則躍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巧工修尼寺。得纏駿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取珠。賣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欲。屍不可出。乃肢解之。埋牆下。法司奏抵尼極刑而毀其寺。今宮牆東北草場。云是其廢址也。

唐季黃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州、黃岡、黃梅等處。皆以黃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篁墩。本以產竹得名。民以黃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諡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篁墩之名。夫大盜如黃巢。亦有此善。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永樂間。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疎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尙書余公議欲再爲差官點選。時當選處適多饑饉。職方郎中劉大夏與予力沮之。余不能奪。其議遂寢。

今之所謂左。蓋卽古人之所謂右。如易繫傳辭。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說文註親字云。左從辛。從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

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爲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爲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營宮室位置。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然無惑也。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爲尙書。必欲爲覆奏。予草奏。大略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卻之。如或閱其重譯而來。嘉其牽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詒笑於天下後世。陳公覽之。恐拂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爲尙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鬚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言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羴。醋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爲此以愚弄中國耳。

莊子言。卽且甘帶。卽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躍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旣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腦者。聞蜈蚣過。蝸篆卽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東青。鸞禽也。而獨

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譏切時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爲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願以法司爲刻。良可笑也。

本朝子爲母服。斬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情而爲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於嫂。嘗爲制服。而程子於嫂叔無服。亦嘗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羣議不合。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北方老嫗八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暮夜出外。食人嬰兒。名秋姑。予自幼聞之。不信。同寮鄒繼芳郎中云。歷城民油張家一嫗。嘗如此。其家鎖閉室中。鄒非妄誕人也。秋北人讀如麴酒之麴。

一彎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衛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鷗。恕齋詩也。程少詹克勤云。嘗見作此題者。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邵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送水還湫。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聯云。雨三日不止。求之與。與之與。水一勺之多。出乎爾。返乎爾。亦佳。

永樂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時與選者。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

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敏、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二十八人。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文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爲二十九人。名庶吉士。聞洪武壬子歲嘗選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讀書文華堂。後又選進士爲庶吉士，分置近侍諸署。若解縉爲中書庶吉士是也。而專置之翰林，則始於此。

天順間，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武臣錦衣衛指揮門達，最得君。而達尤聲勢隆赫，傾動中外。嘗忌李出己上，欲乘隙間之。有軍匠楊暄者，以工彩漆著名于時。一日疏達不法事以聞，達因懇於上云：此李賢嗾之也。知上必親鞫，密召暄囑之，暄懼死，陽承順惟謹。上果鞫於內苑山子下，暄以實對云：事非由賢，門達囑臣誣賢。臣於賢素不識，不敢枉也。達由是寵衰而禍作矣。古人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觀此可知。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蓋國初諸司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中，減革行人員數，諸司公務，差本衙門官出辦。行人非冊封親王，使外國，賫捧詔書之類，不差。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九年才得陞六品官，人多不樂。今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三年得選任御史，行人頓爲增重於前。舊嘗爲之語云：非進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餽贖不去，其濫可知。今朝廷重之人，各自重，無此風矣。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而妒，懼其夫置妾，常爲贗娠以沮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產，則一胞爲鳥卵者四十

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項尙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禮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雍御史秦未第時。嘗自金陵還陝西。道經鳳陽。投宿一老嫗家。問知是舉子。喜云。昨夜夢有御史過吾家。子其人耶。雍後以進士令吳。被召爲御史。陸參政孟昭未第時。夫人夢得官參政。後果不爽。觀此。則人出處。信有前定。非偶然也。

錢原溥學士。回自謫所。道江西。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送之。序云。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尙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得非闕典與。汝言卽以先生之言入奏。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英廟上賓。先生遂爲權貴所擠。而有順德之行。皇上一日御經筵。閱講臣。獨以先生不在爲問。遂下吏部召還。復舊官。予嘗以是質之內閣。供奉謝伯寮云。歲甲申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嘗在內書堂教書。今之近侍若懷恩輩。皆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王倫。其入以懷公之力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宏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尙書王驥封靖遠伯。天順中。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久革爵。謫遠地。基。善。革於身後。子孫

世祿驥一人而已。

本朝軍衛舊無學。今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廩歲貢。與民生同。軍衛獨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尙書徐琦之請也。其制。學官教授一員。訓導二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平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史試而充之。

爲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譎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歲。予有考牧之役。至遷安。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予戲語云。僕有驢板腸。卽赴。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爲詬者。如蘇瀾云鹽豆。江西云臘雞。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河南人諱偷驢。廷珪河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熟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旣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嘗登嶧山。山僧作水飯爲供。食一蔬。味佳。問之。云張留兒菜。令探觀之。乃商陸也。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彈塗。味甚美。詳問其狀。乃吾鄉所謂望潮郎耳。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彼以爲珍味。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彼以爲旨蓄。正猶河豚在吳中爲珍異。直沽漁人。刳其肝而棄之。時魚尤吳人所珍。而江西人以爲瘋魚。不食。世之遇不遇。豈惟人爲然。夫物亦有然者矣。仲裘聞張留乃樟柳也。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

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爲何？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局跡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常朝諸司奏事御前，事當準行者，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間，上病舌澀，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蔭純彥厚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以照例字易之。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拜禮部侍郎、掌寺事，尋陞尙書，加太子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可謂際遇之隆矣。人有爲之語云：兩字得尙書，何用萬言書。

天順間，鄉人陳錡鼎夫爲職方郎中，嘗談及時事，云：近得葉與中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時葉公總督廣東西軍務，舉禎欲分任其責也。因問禎之爲人，鼎夫云：一利口耳，與中以誠待物，宜有此舉。異日必爲此人累也。予竊記之。後禎得位，結搆廣人百計，謗葉。李閣老惑之，時因言官嘗薦葉入朝，僅移節宣府，而禎不久亦敗矣。予於是服鼎夫之先見云。近聞于少保薦王偉爲侍郎，時商狀元嘗密言其非所宜薦，然疏已入矣。既而于公有不愜意，時每自嘆云：先見不如商大朴。大朴，商公舊字也。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卽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

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譬而殺之。無別故也。奏上。命斬於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蔽於愚。其可哀憐也哉。

涪溪、晤臺、唐亭。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次山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於結字。從水從山從唐。皆曰吾者。旌吾獨有也。今按晤唐字。韻書無之。蓋制自次山。涪本瑯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谿。命名曰涪。則自次山耳。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語之。不少貸者。在翰林時。嘗忤權貴。出爲安陸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陳云。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嘗聞河內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鑷工爬剔之。耳中出彩帛碎屑。終亦無恙。予不之信也。近尙書洙水張公患瘡在告。予往問候。云。一日閒坐。忽臀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紅一線五六寸。初疑是筋。詳視之。實線也。方怪之。俄而覺痛瘡遂作矣。卽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糧餉。雖本處歲有徵稅。及屯田子粒。并黃河一路漕運。然未能周急。必藉海運。

然後足用。見在海船數少。每歲裝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設左右運使各一員。從二品。同知二員。從三品。副使四員。從四品。經歷司照磨所。品級官吏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其職。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衙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奏上。太宗有再議之旨。遂不行。

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方種之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州志。按菘菜卽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產。聞之老者云。永樂間南方花木蔬菜種之皆不發生。發生者亦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不有。非復昔時矣。橘不踰淮。貉不踰汶。雉不踰濟。此成說也。今吳菘之盛生於燕。不復變而爲蕪菁。豈在昔未得種藝之法。而今得之邪。抑亦氣運之變。物類隨之而美邪。將非橘柚之可比邪。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脩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今人有喪。翦帛以授弔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費。江南人家發孝。主於勾引人光賁送喪。士大夫家亦有爲之者。此非禮之禮也。楊文貞公遺戒子孫不用此。最是。

朱文公先生本號晦庵。今人稱考亭者。亭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考墓旁。故名。歲久亭廢。韋齋愛其山水。

嘗欲卽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文公後作考亭書院。以成先志。非別號也。

開元錢文。或讀作開通元寶。或作開元通寶。本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非明皇開元年間鑄也。今錢背間有新月痕。人遂以爲始鑄錢時工人呈蠟樣。楊貴妃玩視之。因有指甲痕。此蓋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年號與錢文偶同。而附會其說耳。仲按錢志謂爲文德皇后掐痕。

菽園雜記卷七

予爲庠生時。嘗以家難赴愬。前巡撫崔莊敏公。公以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也。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一節爲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葉公而如此。其肯以證父攘羊之爲直。使漢高而如此。其肯貪天下而分羹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予時亦以爲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樂府。有柘羹詞。鄭子美文集。有索羹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鄭論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有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既不知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未乃引孟子答桃應之問結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

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不使汎濫四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卽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罷官歸。工部侍郎杜公謙。時爲主事。治水呂梁。遇之獨厚。商後被召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漕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召爲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少保于公謙爲兵部尙書時。葉文莊公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爲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譖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爲禮部。其不同如此。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歷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浸糞廁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沈。取埋土中。二三年。化爲清水。略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盃飲之。其毒自散。此法聞之沈通理先生。嘗試之。有效。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紮探鼻中。或嗅阜角末。飲噎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輟耕錄言。媼始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爲媼。舅母合而爲始耳。此說良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爲黯。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爲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卽而已字反切。楚辭些卽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爲不律。吳人以孔爲窟隴。又如古人以瓠爲壺。詩八月斷壺。是已。今人以爲葫蘆。疑亦諸字之反切耳。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文□公彬重修嵩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君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夫二儀旣分。五嶽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日月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辯而明矣。不知許公何所據而書之。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殆他人依託者。

韻書云。楚莊王滅陳爲縣。縣之名自此始。此說非也。周禮小司徒有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又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鄩。五鄩爲鄙。五鄙爲縣。則縣之名。先已有之。但與今縣制不同耳。或謂郡縣自秦漢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廢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漢因而增置郡國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不同。大小竄異耳。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爲間。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後人效之。如敘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敘事之文。可不慎歟。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於守。月朔望必延至講書府學。嘗令吏饋米於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還。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卽令人請見繼忠。對使者云。吾爲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義。繼忠云。此士子之務耳。公爲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邪。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何者爲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勤王爲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戶部尙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旁。旣而它之。問僧云。尙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燻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隸污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

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丈量田地，最是善政。若委託得人，奉公量見，頃畝實數，使多餘虧欠，各得明白，則餘者不至暗損貧寒，欠者不至虛陪糧稅，弊除而利興矣。周文襄巡撫時，嘗有此舉，以屬戶部主事何寅。寅日惟耽酒，未嘗徧歷田野，親視丈量，祇憑里胥輩開報，輒與準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謂之積出，比原數虧欠者，皆謂之量同，更不開虧欠一項。如太倉城中軍民居址，街衢河道，皆作納糧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畝若干，將內二頃九十三畝有奇，撥與太倉學收租，蓋縮於城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田也。別處量出多餘者，則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統初至今，量同者納無地之糧，京官家享無稅之利，是雖何寅貽患於民，而文襄安於成案，不察其弊，蓋亦不能無責也。寅、廣東南海人，嘗問其家世，已蕩然矣，或者爲官不忠所事之報耶。

府官之制，始於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監之官。漢因秦制，罷郡監，以丞相史分刺屬郡，謂之刺史。景帝改郡守稱太守，郡屬有司馬之官。後漢有郡主簿、五官掾、五官掾者，兼置功曹、戶曹、決曹、賊曹、倉曹，是也。晉、齊、梁、陳，竝因之。隋改刺史爲總管，以長史、司馬、錄事參軍、東西曹掾、司功、司兵、司倉、司土、司馬、司法、司戶諸參軍爲參佐，而省治中別駕、煬帝改總管爲太守，改長史、司馬爲通守，贊治、尋改贊治爲郡丞。唐改太守爲總管，又改總管爲都督，省郡丞，置別駕、長史，餘悉因隋制。景雲初，罷州都督爲刺史，天寶元年，改刺史爲守。乾元元年，陞州刺史爲節度使。大曆五年，改節度使爲觀察使。宋以知州大都督之

銜。其官屬有通判、長史、司馬、簽判、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錄事、司戶、司法、司土、司理、參軍、政和間置司儀、司兵、司功、與司錄、司戶、司土、司刑、爲州七曹。宣和間改州爲路。設安撫使都總管兼本路鈐轄。紹興初改州爲府。以知州爲知府。設通判三員。罷司儀、司兵、司功諸曹官。元改府爲路。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照磨、提控、案牘、譯史及錄事司達魯花赤錄事判官各一員。本朝改路爲府。革達魯花赤。治中、提控、案牘、譯史、錄事改總管爲知府。判官爲通判。而同知、推官、經歷、知事、照磨則仍其舊。檢校則建置云。

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賤者。往往依附名族。誣人及其子孫。而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隱甚矣。吳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陞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稅。徙家昆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世陞多所經畫。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業。士學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爲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

周瑛良石知廣德州時。作祠山雜辯。其辯埋葬一事云。按理本作狸。周禮以狸沈祭山川。注云。祭山林則狸之。祭川澤則沈之。是埋藏者。本山澤之祭也。其曰今夜埋藏。及且皆無有過言耳。考諸本集誌埋藏事。謂坎地深廣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舁置坎中。蒙以太牢之皮。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見羸餘。或加縮於初。及久後埋藏。或值其故穴。皆不見其中所有。此說未爲無理。蓋土不見羸餘者。平治之也。或

加縮於初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後埋藏。不見中所有者。物化也。今盜發古塚。皆不見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熱則速化。埋藏易化。地熱故也。道流欲神異之。故爲過言。以駭愚俗耳。所云本集。蓋祠山舊有指掌集。良石按而辯之。

布衣沈鑒文昭。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時自爲沈落魄。或問云。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是貧賤無福。何也。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老僧惟寅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戶役之擾。疾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擾於戶役。若身常有疾。則不能遂志。卽是無福。此等議論皆有理。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今所謂皇莊者。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歲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爲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倉廩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爲己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聞大臣中惟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有議乞革罷者。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尙無之。

瞿世用御史。巡按廣東時。嘗寢疾臥內。有墜壁一堵。一夕勾出山水圖。世用心怪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爲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才滅。世用病尋愈。亦無他。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制。一日含青李於腮。給家人瘡癩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

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喚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示之。梓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崇信者。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大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人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記載。喜其奇而錄之。聞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山寺伽藍神。三投琰。皆不許。遂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況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叢祠土偶。豈能決哉。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炙手可熱。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

師有賀三老者。吉祥從子都督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麵銜銜口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而豔。都督石彪欲取爲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曹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三老獨免。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有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擎殃兒。此特里閨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爲女子。傅粉纏足。其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卽逸去。成化間。嘗有嫁一監生者。適無聲可逸。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爲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教鍼指。後至眞定。一生家。生往狎之。力辭不許。生強之。乃男子。遂繫之於官。械送京師。法司奏置極刑。此皆所謂人妖也。

鮠魚字一作鮠。味美而子有毒。不減河魰子。食之能殺人。聞蛇亦能化鱉。凡鱉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則無毒矣。

駙馬都尉本秦漢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止稱駙馬。省文耳。然唐人云。戚里舊知何駙馬。今人數列侯云。公侯駙馬伯。蓋詩詞文移取便無妨。若君前奏對。自當稱駙馬都尉。今謁陵陛辭復命。皆云駙馬臣某。蓋承襲謬誤。莫之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豬。二頭二尾八足。共一脊。生卽死。王主事祿公差至其地。嘗聞之。知州云。嘗與鄭介庵會飲。介庵問魚餃肉敗。不直曰魚爛肉腐。而云然。何如。予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

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請問何出。云不知所出。嘗聞之先輩張伯緒如此。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始知出於程。嘗見晦庵先生稱沙隨爲程丈。蓋前輩也。思問錄於論孟多所發明。

同寮劉時雍言其鄉一女染奇病。每中夜有物來與交。日漸羸瘦。醫莫能治。聞一道士能祛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劍。作咒語。噴水使舞。舞將終。叱之去。二童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衆危之。踰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大蛇頭出。頭微有角。蓋蛟類也。二童仆地。久而始甦。女是夜始安寢。病不復作矣。道士由是名譽大振。後有人召之。竟不驗。或疑其犯淫污自壞也。夫蛟惡物也。昔周子隱許旌陽皆嘗斬蛟。疑天地間自有此等神術。人能至誠感神。則神物爲之訶護。而其術以行。不然則深淵之底。蛟龍之所蟠據。人雖氣正而才武。非其素履熟由之地。而亡生以徇之。鮮有不墮其牙頰者矣。安望其能提擲體而出哉。

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徒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係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宇。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爲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爲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時典選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況學識兼備者。必思舉其職。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之易制也。鹽山王忠肅公。素有

重望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責矣。使爲吏部者。以公天下爲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若場屋時文。則不以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吳味道處之。遂昌人。嘗言其家人看稻莊所。夜吹笛以自娛。忽有大面矮人倚石而聽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爲鬼物。然未敢發也。至三夜。乃然炭坐處。燒鐵筋炭中。取笛吹之。其物復來。乃出其不意。取筋刺之。急趨水旁去。詰旦。蹤跡之。見一大蝦蟇死水旁。刺痕在其頰下。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嘗受挫折。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謔。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飭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爲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嘲謔。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土兵之名。在宋嘗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騎。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

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雪山移動。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物搖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夜時。滿川地震。至天明。約有一百餘次。次日午時止。廨舍牆垣俱倒。壓死軍民囚犯。阜隸二十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偃仆。牆垣多傾。以後晝夜徐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各處奏報地震。無歲無之。而雲南之山移地震。蓋所罕聞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八

襲封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廩給。且有馬快船之從。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予聞之。頗不平。言於尙書余公。欲優厚之。公慨然曰。是義舉也。即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時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驪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厮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鞵。事不下議。部。即可之。時固安王公復爲工部尙書。余肅敏問之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其不勞。縫製得以尅日。起行。京衛軍士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歲給與布疋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旣給以布花。而又加此。非惟失預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每讀春秋左氏傳。列國大夫或論事。或諫君。動輒陳古制度。如指諸掌。公父文伯之母。雖一婦人。而其敍。王后親織元統以下云云。本末不遺如此。則當時學士。從可知矣。於此不惟見古之人才。皆有用之學。亦可以占先王教化之盛矣。今吏部每選考試監生。作經義。有不能記本題者。任意書平日所記文字。

塞白名曰請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職云。此風自宣德以來已有之矣。夫時文與古義雖大不倫。而姑恤之政。蓋無有甚於此者。嗚呼。使此輩而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嵇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灤州。涉獵古今。澁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其善。

此永平府誌名宦條所載。然崑山未聞有此人。豈其先流寓他處。出身籍貫。猶書所自與。記以備考。廣陵之墟。有五子廟。云是五代時羣盜嘗結義兄弟。流劫江淮間。衣食豐足。皆以不及養其父母爲憾。乃求一貧嫗爲母。事之甚孝。凡所舉動。惟命是從。因化爲善。鄉人異之。歿後且有靈異。因爲立廟。吳中祭五通神者。必有所謂太媽。疑卽此鬼也。噫。人莫不善於爲盜。而亦有風木之思。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也。況非其真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爲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親在而不遵其教。親歿富貴而不思者。視五子。能無愧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夷人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夷人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也。當再詢其所以。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嘗在定州。適知州送馬神胙。因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

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之不講久矣。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爲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爲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爲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堯后。蓋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謬爲此也。翰林院尙寶司六科官。其先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爲定位。六科本與尙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今遂爲定居。

沈通理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髮莖莖相結。凌季行言。褚御史昌允家人遇雷震死。徧身衣皆裂成細條。闊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蓋脊筒瓦內石灰泥。撤淨如掃。而瓦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舌。夏德乾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異。嘗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俱深入寸許。無一差爽。瞿世用御史嘗知崇仁縣。一日雷雨中有物墮。譙樓黑色。無頭尾。其圓徑丈餘。不久復飛去。疑其爲雷神。此皆平日聞坐客所談。因類記之。

羣舊作群。云高皇惡君與羊竝。命移君羊上。羣舊作昶。云文皇爲夏中舍改書。崑舊作崑。云崑尹馬文炯

欲鎮壓其民改書。此鄉俗相傳。然羣崑古字。觀韻書可知。曩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觀趙松雪墨卷見之。蓋徧旁上下。自昔竝用。祖宗及文炯。或者改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進士孟茂。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賢對以音與陝同。因命改姓陝。近時山東布政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有警。上覽疏。見其名。嫌德盛於得勝相近。命改名靖。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嘗被薦。徵上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以理學名。有司嘗應詔薦上。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謂之云。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尙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尙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襄王。因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於其處。已積塵埋沒寸餘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亦以此云。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戴御史用字廷獻。江西高安人。未第時。嘗延一師於家塾。師好爲人作訟牒。用父却之。其俗。凡爲師棄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鄰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直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撓。掠乃自誣服。用家出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踰年。忽一人報其匿處。乃俾爲鄉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第。仕至貴州參議。彼衡門褐夫。不皆用伍。則死於冤獄者。豈少乎。此典刑者。所以不可不敬慎也。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饋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縣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下。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跌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也。

山西之石樓。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名小法子。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卽死。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廣東西人善造蠱。置飲食中。中之卽腹脹死。以藥物解之。卽吐出本形。或魚。或蛇。或蝦蟆。而愈。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卽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此皆問之其鄉人。皆以爲實有者。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御史借糧十萬石於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爲閩瀾矜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無糧其何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

鷓知大體云。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麕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子亥二時難定。兩家擇配。已酉二命相當。皆佳。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女卑爲婢。女又可爲奴。亦可喜。

史傳所載。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爲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從右胛下水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腓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靈璧縣民家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卽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什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爲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爲身謀。其不敢逃者。爲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

制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想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註云。飲於禁反。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爲急須。飲字誤之耳。吳音。須與蘇同。今稱煖熟食具爲僕僧。言僕者不得侵漁。故僧之。王宗銓御史。嘗見內府揭帖。令工部製步飯。云卽此器。乃知僕僧之名。傳譌耳。直駕校尉著團花紅綠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鵝帽。只孫衣名。今人有稱執金吾帽者。亦似是而非也。

醫士劉溥。字原博。博學能詩。畫士范暹。字啓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博僅官太醫吏目。啓東終身布衣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於是不能無感。

崑山五保張某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日饒。兄日凋落。兄妒之。欲俟其出。將甘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預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猝其弟。舟人懼。急撈舟就岸。得逸去。將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計不行。是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證佐。必貽害舟人。不如且止。從之。未幾。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開。竟成瞽疾而死於貧。人以爲不道所致云。

元制內設中書省。外設行中書省。故舊時移文中。多稱各省。今旣改行省爲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尙有稱省者。今之提刑按察司。卽元之肅政廉訪司。俗稱按察使爲廉使。按察司多扁肅政字。皆踵其舊也。揆之時制。似亦非宜。在京各道廳事。及在外察院。多扁正己字。諸司則無之。蓋誤讀程伯淳語。御吏爲御

史故也不然。豈有官者皆不必正己。惟御史當然耶。

玉篇奇字類。如款乃。万俟。宿留。冒頓。可汗。闕氏。龜茲。皆連綿假借。餘如袒免。星宿之類。半是本字。未爲奇也。今記憶類此者書之。讀書有得。當不一書。

於戲烏呼。委蛇逶迤。齊衰杏峯。相近禳祈。扶服匍匐。楊休賜煦。子諒慈良。惡池呼沲。曲逆去過。休屠朽除。譙詞誰何。從臾總勇。陂池坡陀。取慮趨鷹。毒冒代妹。未嬉妹喜。揖濯梅擲。魑結椎髻。

洒削洗鞘。厓皆 朱提主池。

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內翰季方同游太學。俱有文名。且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一日。季方過陳緝熙內翰。適其友李斯式出揖。季方愕視久之。問故。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遣人延斯式至家。命工寫其真。且以示辰。云。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之異事也。辰字時用。博學能詩文。與李賓之學士有通家之好。李蓋岳之壻云。

松江一京官。養痾家居。因星士言某年當死不測。日以詩酒盤桓園池間。雖比鄰招飲。亦不出也。一日。彈琴假山下石仆壓死。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爲然。後數年。閩人子有奄入內廷者。既貴。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之。遙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觀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歿。威寧伯王公爲大同總兵時。術士俞姓者。

一日過職方。予問之曰：「當不久敗矣。」予問當在何年。曰：「今年未幾。」降敕面諭革爵爲民。安置安陸州。周宗伯洪謨之父嘗爲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何瓚與其弟飲民家。瓚醉歸。失弟所在。搜於山。累日得之。木上問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今見爾輩來。遁去矣。」蓋山鬼也。又門生之父鄭老者入深山採藥。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數里。有人追與鬪。云：「何以割吾耳。」當見鄭老者有禳鬼術。其人不能加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之。邀使歸。固不肯。乃執以歸。藥之而醒。備言其故。如一夢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固多強死之鬼。與木石鳥獸之怪。人不知戒。故有獨行遇害者。凡入深山者。須持利刃。不宜獨行。

吏部尙書歷城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指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者上章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饑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人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賢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舉時。乃先掌科掌道官。若舉部屬。亦先出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稱道者。反不與。又嘗記戶科給事中李孟暘奉使山西。回見代州等處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專其責。兵部覆奏已得旨。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內。以次升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升。欲越次他升。又恐機泄。故止覬覦京職者。不久果升大理丞。後坐其黨。調外任。

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污。與之善者。金帛首飾。皆爲盜致。吾崑真義民家一女。將被污。女曰：「涇

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說。有以也。

蘇城商人蔡某。嘗泊舟京口。見一客。長軀偉貌。鬚髯被腹。跽長數寸。蔽口。竊計其有礙飲食。乃邀入食肆。以觀之。客臨食。脫帽。披髻中二簪。綰其髻。插入兩鬢。長歎大嚼。旁若無人。食已。謝去。曰。感君厚情。何以爲報。令舟中取一木棍授之。云。倘舟行有人侵侮。當以此示之。云。鬚子。老官。壓驚棍在此。彼必退去。後行江中。猝遇暴客。蔡如其言。果不犯而去。如是者再。始知其爲暴客之渠魁。威信素行於人故也。蔡後死九江。客聞之。賻以白金。遣人護喪至京口而去。

鈔字。韻書平去二聲。皆爲略取寫錄之義。無以爲楮幣之名者。今之鈔。卽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故曰楮幣耳。宋有交子。會子。關子。錢引。度牒。公據等名。皆所以權變錢貨。以趨省便。然皆不言其制。惟入中鹽糧。有鹽鈔。鈔之名始見宋史。蓋卽今鹽引也。今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簪剃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部。有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金史記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其制。本朝沿襲之歟。聞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一

貫文者。每貫直銀三釐。錢二文。非復國初之直矣。其制以桑楮皮爲之。豎長一官尺。橫八寸。額上橫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戶部印。四圍花紋闌。

鐺音蜀。又音濁。周禮。古人以金鐺節鼓。註云。鉦也。形如小鐘。韻書又云。溫器。今人名臂環爲鐺。音濁。蓋方言也。近考之。蠋桑蟲一名。蛭。爾雅。蛭烏蠋。詩。儻革金厄。註云。金厄。接轡之環。形似烏蠋。以金爲之。今女人金銀臂環。累累有節而拳曲。正如蠋形。鐺當作蠋。音雖少異。其義甚明。

里人曾孟源。嘗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迷我耳。乃堅附其背。既登岸。負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堅。忽變爲一板。抱至民家。叩門乞火燭之。乃火焦棺板也。劈而焚之。深以爲不祥。自分必死。然竟無恙。後年踰七十而終。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九

陳宗訓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遇時新品味。母未嘗必託以疾忌。不一下箸。翌旦必入城市買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母心樂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謹。有自來矣。

雉鳩揚雄許慎以爲白鷺。郭璞以江東人謂之鷺。陸機以幽州人謂之鷺。黃公紹護其皆以意求之。斷以爲卽今之杜鵑。云自蜀人作華陽國志。妄稱望帝所化。遂有杜鵑杜宇之名。而雉鳩王雉。世反不識。此正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惟朱子詩傳云。狀類鷺鷥。最爲得之。今吳音譌呼雉爲鷺。婚禮好事者必求鷺鷥王雉。以備名件。蓋非尙珍異鷺鷥。取其匹而有思。王雉以其摯而有別也。

文武諸司之設。各有正官主之。如五軍都督府。則左右都督。通政司。則通政使。大理。太常。鴻臚。光祿等寺。則各寺卿。國子監。則祭酒。太醫院。則本院使。欽天監。則本監正。上林苑監。則左右監正。是也。近年各以尊官處之。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右軍都督府。保國公朱永。皆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定西侯蔣琬。前軍都督府。新寧伯譚祐。後軍都督府。襄城侯李瑾。皆太子太保。通政使。司張文質。太常寺。劉崧。鴻臚寺。施純。皆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大理寺。工部尙書。杜銘。光祿寺。艾福。國子監。邱濬。欽天監。康永韶。皆禮部侍郎。太醫院。則通政使蔣宗武。上林苑監。則右通政李孜省。此亦制度之一變也。成化乙巳記。

癸辛雜識云。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爲絕品也。此說殆非。蓋金銀謂印。青紫謂綬。或謂所佩魚袋及服色耳。古人有金章紫綬紫袍。今時文武極品官。俱無金印。印亦無綬。又紫爲禁色。臣下無敢服者。惟四品以上。緋袍金帶。七品以上。青袍銀帶。此卽金紫銀青之遺制也。

巡撫官。永樂間已有之。然僅設於要處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史也。景泰以來。悉置都御史。初意蓋以御史在外。多浮薄不遜。以此軋之耳。以今計之。亦太盛矣。蘇松等處。鳳陽等處。宣府等處。順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綏等處。甘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大同。寧夏。陝西。湖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二十人。內署銜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蘇松等處曰總理糧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雲南。皆曰贊理軍務。山西曰提督雁門等關。保定曰提督紫荆等關。順天等府曰整飭薊州等處兵備。餘止稱巡撫。鄖陽等處曰撫治。蓋主流民也。凡推舉各邊及腹裏干涉軍務者。吏兵二部會同。干涉錢糧流民者。吏戶二部會同。惟總督漕運者。吏戶兵三部會同。江西。福建。山東地方。有事則設事。寧則革之。

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虜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疊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薊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上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總兵湯節充參將此設參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深意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流醫藥有效則奉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革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列計無所出則請旨去留由是權移他手而賢否混殺矣

鄉民有子患瘡疹備牲酒禱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其婦翁禱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爲其孫禱時壻拜於後怪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壻之子亡壻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爲笑成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路中官求援給事以爲己物奉以求進是由得升吏部侍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尙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爲刑部尙書者素稔中官遂托之納賂尙書之爲己謀亦如給事於

是去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悲恨。疽發項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堵者甚類。皆可笑也。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爲一商所眷。商死。劉爲持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嘗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卽削髮解足。紉爲尼。屠寶石。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貴富之地。而淫褻無恥。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類也。

朝廷近建三官廟。規制宏麗。像肖莊嚴。其費皆出內帑。不煩有司。工成日。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臣。俱往瞻禮。蓋上承母后意。而羣臣將順之也。兵書涑水張公問予。三官所由。始嘗考之。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有疾者。令其自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予旣以復張公。且爲評云。水爲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爲物也。今以水與天地竝列。已爲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沈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旣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蚩蚩之民甚矣。

大鑿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此邵康節先生詩。今人呼盛茶酒器爲鑿。有自來矣。然此字亦後人方言所增。韻書無之。

檀弓記孔子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石槨。若今合石爲之。不應若是其難也。宏治戊申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洞山寺。寺下有洞。爲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讀眉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卽所謂桓山。宋桓魋葬處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後有一穴。可入石槨。約高丈餘。其深約五六步。其廣半之。兩旁又各鑿爲夾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一全山。山而列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蘇長公遊北山時。蓋已蕩然金椎之餘矣。今石壁所刻賦。蓋後之好事者爲之。其稱洞山者。以石槨爲洞也。

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同送鄉人之喪。一人束孝帛。一人不束。人問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輕。束者云。斯須之敬。聞者質予。當以何人爲是。予曰。若論小節。二人皆是。若論大體。二人皆非。蓋父母之喪。雖出門弔問。亦不可況可送之出郊乎。今旣往弔。且受其帛矣。及出送。而曰。重不加輕乎。如以爲禮尙往來。使子弟行之可也。

唐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歷解云。穀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令雨其穀於水也。讀爲上聲者非。

梅聖俞河魴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魴當此時。貴不數魚鰕。而吾鄉俗語則云。蘆青長一尺。莫

輿河鮪作主客。蘆青卽荻芽也。荻芽長。河鮪已過時矣。而聖俞云然。予嘗疑之。後觀范石湖吳郡志。始知此魚至春。則沂江而上。蘇常江陰居江下流。故春初已盛出。真潤則在二月。若金陵上下。則在二三月之交。池陽以上。暮春始有之。聖俞所云。始池陽當塗之俗。而歐公所謂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爲羹。則又附會之說。非真知河鮪者也。

觀屬目。聞屬耳。然佛書有觀其音聲之文。杜詩有心清聞妙香之句。正猶鳥不可以牝牡言。獸不可以雄雌言。易有牝雞。詩有雄狐。此文字中活法。可以意會而不必泥也。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爲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爲蜃。是也。或以爲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傳道之。疑以爲蜃氣所致。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得。則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其峯巒疊翠。葱蘢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旣霽。旭日始興。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朝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謔。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虞邵庵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病。歎曰。吾婦至孝。天且

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壙以爲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人盛德。真得爲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爲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元。爲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文天昭御史之高祖。審如是。則澤民乃陸公績後身也。予嘗觀前代探環覓刀等事。猶未之信。今觀此文。則知天地間異聞。不可謂盡無也。

楊鐵崖國初名重東南。從游者極其尊信。觀其正統辯史。鉞等作。皆善已。若香奩續奩二集。則皆淫褻之詞。予始疑其少年之作。或出於門人子弟濫爲筆錄耳。後得印本。見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賦閒情自附。乃知其素所留意也。按閒情賦有云。尤蔓草之會。誦召南之餘歌。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鐵崖之作。去此遠矣。不以爲愧。而以之自附。何其悍哉。香奩續奩。惟崑山有刻本。後又有楊東里跋語。玩其辭氣。斷非鐵崖之作。蓋好事者盜其名耳。記此以俟知者。

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鑾輿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尙讀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步行。須髮不白。予嘗問其得何脩養之術。云無他術。自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度與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太倉畫士張暈。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問其何修而致。云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者賴此耳。無他術也。

毘陵謝應芳子蘭嘗論三高祠不當祠范蠡云季鷹魯望吳產也吳人眎爲東家某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迹而去其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捆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蓄轉物逐利復積蓄累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儻然從赤松子之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爲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爲貪爲穢亦不爲過尙何風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於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秦伯仲雍延陵季子眞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爲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尊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鷹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此言具子蘭上饒參政書自志云方議移文有司會世變而止按此言蠡事大率皆前人所嘗道其言吳有三高人未之思一段則前人所未發也

先儒謂詩傳有本韻不必叶而叶者今細察之信然如吉日三章其祁孔有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然有友右皆從又吳人自來呼又爲以音但不通於天下耳不必叶也又如隰桑遐不謂矣傳云遐

與何同。若以聲音相同。則今常熟吳音稱何人爲遐箇。是已。其引鄭氏云。遐之言胡也。則又以義不以音矣。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公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冕字士章。嘉興人。在崑庠時。季考月試。賞罰明信。弟子多所作成。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嘗聞中官談漢府事。因問漢庶人所終。云。初。庶人被執。鎖繫逍遙城。一日。宣廟欲往觀。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久而神思乃寧。始自悔。亟命壯士舁銅釘。至覆之。缸約重三百斤。猶覺頂負而動。積炭缸上如山。然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亦不知其處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異。所未聞也。

凡軍前紀功。南蠻首三級爲一功。北狄首一級爲一功。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已。不升官。北狄婦人面。與男子無須者不異。故報功者多雜以婦首充數。莫能辨也。嘗遇都督馬儀。談及此儀云。辨之亦有法。紀功多文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婦人。俯者男子。予嘗聞水中浮屍。男俯女仰。此陰陽定體之妙。雖

人力翻覆之。終歸其舊。未知人首亦然。儀在邊最久。必嘗試知其然也。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瓶。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瓶爲質。還時以一瓶爲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宜達下情。廣朝廷之總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封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卽露。無幸免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卽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內臣。及勳戚大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原奏者多以虛言受禍。祖宗闢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啓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金夫子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白身人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勳戚廝養。凡高賈者。皆與竝進。名曰傳奉。蓋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變修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原籍閒住。不再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蓰。未暇籍也。

鴨脚樹實如杏而其核中之仁可食故曰仁杏。今云銀杏是似而非也。

陸展染白髮以媚妾。寇準促白鬚以求相。皆溺於所欲而不順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鬚法。唐宋人有鑷白詩。是知此風其來遠矣。然今之媚妾者蓋鮮。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鬚髮藥。修補門牙法。觀此可知矣。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十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順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爲一闕與之。既覺。猶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霹靂爲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職方。夢訪李閣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爲小詞云。風剪剪。花枝偃。鈴索一聲驚臥犬。可人期不來。半窗明月珠簾捲。乙巳居憂時。夢爲一詩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爲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遽如許。俱未解其何謂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四舉。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舉耳。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於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爲行禮之處。聞議禮之初。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嶽鎮海瀆。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卽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旣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

無議論。抑嘗有之而莫能回邪。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庵先生之所傳注。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爲後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穠矣。爲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爲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爲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容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爲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庵之時。得與商榷。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醫書言瘦人驟肥。肥人驟瘦。皆不久。同年薛爲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爲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鄖陽。一疾而歿。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呂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巖。水勢湍急。最爲險惡。正統間。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閘。積水以避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昇。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隄岸一百三十餘丈。高一丈。八年。主事謝敬修砌呂梁上洪。隄岸三十六丈。闊九尺。高五尺。下洪。隄岸長三十五丈。闊一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年。主事費瑄修砌呂梁上下牽纜路。若干丈。皆便民美蹟。而三人皆遭謗議。遂至坎珂。蓋志於功名者。多不避小嫌。無所建立者。輒生妬忌。當道者不能察。則輒信不疑。而廢棄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懲。而因循歲月。雖有當爲之事。一切遜避。以免謗議矣。嗚呼。仕道之難如此夫。

王忠肅公。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尙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邪。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邪。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諛。可無愧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憲宗賓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於戲。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萬世之法程。自黃鳥興哀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世出之明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謝恩。凡上尊官皆用啓。故當時有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駢麗之文。褒諂之語。其於治體無補。本朝表箋。皆有官降定式。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謝恩表。出自臨時撰文。上朝廷封事謂之奏。上親王謂之啓。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六體。是以文臣文集中。無作啓者。去華就實。存質損文。亦士習一變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頒降芟繁體式。職方掌邊務。覆奏封事頗多。事必引援經史。斷以大義。比諸司章奏。稍涉文墨。蓋故事因襲如此。至何行宜掌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大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人頗厭之。予竊以爲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賣弄文學時也。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評議議事。

條件應引經史者。略引爲證。庶使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聞天順間。職方奏內引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兵書抹去。乃其有備四字。云何用如許字。該司云。此經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叱之。諸司聞之。以爲笑談。

車字昌遮切者。韻書云。輿輪之總名。今觀凡器之運轉者。皆謂之車。則車字有轉運之義。如桔槔汲水曰車水。輓轆。挽舟過堰曰車壩。紡紗具曰紡車。颯穀具曰風車。纒絲具曰纒車。巧者斂繩具曰線車。漆工漉漆具曰漆車。規工曰車旋。皆以其有機軸。能運轉也。至於涕油者曰油車。梳工製梳。骨角工製簪。亦皆曰車。此未可曉。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世次。會同尙寶監。尙寶司。兵科官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慎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往往有罪大惡極。非人所爲者。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不觀法司招議。不知軍職之所以輕。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部尙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爲盜。悉送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

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甃石者。公益懼。乃促畢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但可資觀美而已。實無所用。或以其葉代荷葉。襯蒸麪食。然婦人有癩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亦不可用也。聞豬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其榦剉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蕎麥之蕎。韻書無之。本草有之。蓋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藥石爾雅一卷。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荳麥爲五芽。則此字之來亦久矣。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有之。今復不見一文。蓋銷毀爲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直銀三釐。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洪武韻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間朝野。仍用唐韻。

江西一遊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欲自見。請以術爲戲。許之。乃剪紙爲二刀。作法戲之。二刀卽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動。俄而撲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乃收。

刀而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聞之。姜恆類進士使江西云然。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贊均兩浙雜稅。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贊以爲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旣爲王民。豈宜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贊始。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定式。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有子五。臯、準、鞏、罕、準之子爲丞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出紹興志。

馬尾褰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麥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宏治初。始有禁例。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人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幻術游貴戚之門。嘗從太監王敬江南。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百戶韋瑛者。嘗爲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人皆怨之。直敗。調任口外。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嘗掩捕百姓十餘人。械送京師告變。上命會官鞠之。則皆誣也。蓋瑛媒孽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棄市。梟首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温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

家子不恥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贗爲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尙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哀金爲斂之。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間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賺金賊畫也。古人看書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卽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聖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壇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等禮制。頗有窒礙。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卽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爲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邪。如以此爲戶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邪。文達旣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爲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戶口之登。

耗無徵而已。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一。在各縣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麗。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污者。懼致罪而然。後至各府縣。徧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蓋國初糾察諸司。讞審庶獄。在內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其時御史建員未廣。有事則奉命而出。事竣即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官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見矣。其後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輕。且御史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狃於經畫官府之初。則廣狹豐儉。得以如意爲之。故其規制多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修飾。而華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統以來。添官稍多。始議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即官府棄地爲之。故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蓋理勢使然。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虛心觀理。則理無不燭。疑心待人。則人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州縣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愛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見紹興察院石刻。高宗題其下云。近見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云云。後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權邦彥。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呂頤浩等跋語。以爲五代之餘。遺民赤子。新去湯火。太宗皇帝哀矜撫綏。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云云。高宗暨其臣皆直以爲太宗所自作。誤矣。昶全文二十四句。詳見蜀志。并吏學指南。

幼嘗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喻其故。近於温台等處。見國初有爲雕青事。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繡。卽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爲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爲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卽文身像也。聞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爲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聲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尙。而傷殘體膚。自比島夷。何哉。禁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爲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爲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爲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嘗聞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處草青。故曰青塚。朱溫弑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漬地處。今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旣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如告身非誥勅。卽今文憑類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黃紙印本符一通。疑卽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關防姦僞耳。故到任卽繳上之。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尙字持中立。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黃絹幼婦。外孫齏白。古碑已

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
筮八字，其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
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竊意操所謂讀，非必廟中之碑，殆楊本流傳它處
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怒之，既
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罪誅之。註謂以交構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
觀此，則修之死非爲讀碑明矣。

莫月鼎像。吳門省鑑沈文明寫其自贊云：雷霆散吏，閒應世緣。若造此道，先天後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贊。
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諱可山，當元季之亂，棄家爲道士，嘗從月鼎學五雷符水法，遍遊江湖，後歸老。
歿太倉長生道院。此像之所自來也。月鼎本湖州人，歿於蘇州。蘇湖志皆載其事。宋學士景濂嘗爲立
傳，予近裝潢成軸，備書二郡志所載及宋傳於上，以爲家藏云。

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
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尙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
天下古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
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
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

於不厚與。

昆陵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執之爲奇貨矣。後顏登第爲京職。翟每從假貸。卽應之弗吝。人以顏爲仗義而不知爲其制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必殺己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爲此耶。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十一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等壇。以守禦武官爲初獻。文官爲亞終獻。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武官不令與祭。禮官之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爲民祈福。文官職在事神治民。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古之刑官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武官不令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然當時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聖。此固主春祈秋報之說。豈不以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拘抑。豈不以古者出師受成釋奠皆必於學。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處軍衛俱得設學。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學官分獻而已。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祭而言。則今日武官主祭與禮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然亦若預爲之地者。誠可異也。

琅邪郡名韻書云。今沂州。一曰濳州。當以沂州爲是。齊景欲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是也。濳州乃山名耳。韻書誤矣。

家有化書一冊。云宋齊邱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辯云。齊邱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爲僞唐宋齊邱子嵩作。非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譚峭景昇。齊邱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邱。出化書授之。曰。是書之化。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邱以酒飲景昇。虐之盛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以爲己書。作序傳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駒睡囊中。漁者大呼。

乃覺問其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邱奪我化書。沈我于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煩君將若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沈之。齊邱後爲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邱奪書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譚景昇撰。沈淵事若信有之。景昇所謂真人耶。

嘗聞一醫者云。酒不宜冷飲。頗忽之。謂其未知丹溪之論而云然耳。數年後。秋間病利。致此醫治之。云公莫非多飲涼酒乎。予實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飲醇酒。醫云。丹溪知熱酒之爲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予因其言而思之。熱酒固能傷肺。然行氣和血之功居多。冷酒於肺無傷。而胃性惡寒。多飲之。必致鬱滯其氣。而爲亭飲。蓋不冷不熱。適其中和。斯無患害。古人有溫酒暖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興二年己卯。元主忽必烈滅宋。大興彼教。任番僧拊迂等。滅道教。十月二十日。盡焚道藏經書。是日。火焚其廟。憫忠等寺一十三處。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想理等一十九人。及張伯淳。王磐等五人。北方奉彼教者。以非時雷震爲懼。每年至是日。拜天謝過。出歲時類紀。此事若信有之。神異甚矣。但恐是道家者流附會之說。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尙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神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意者

宋因之而益嚴耳。詳見揮塵新錄。

古稱肩輿、腰輿、板輿、筇輿、兜子。卽今轎也。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間。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雇覓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以執一論也。

諸司職掌是唐宋以來舊書。本朝因而損益之。洪武二十三年，改戶刑二部所屬皆爲浙江等十二部。後又改六部。子部爲清吏司。然今衙門名目，制度改革，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國初不同。亦多該載未盡者。衙門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屬文選等四清吏司，舊云選部司封等部，鴻臚寺舊云儀禮司之類。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三司，今改爲順天府，并直隸府衛，承天門待詔，觀察使，中都國子監，回回欽天監，五軍斷事司，蒙古衛，今皆裁革。舊有左右春坊，而無詹事府之類。是也。官員品秩不同。如六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門司務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類。是也。事體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點軍士，飛報聲息，舊屬司馬部，今屬職方清吏司之類。是也。該載未盡者。如兵部之將官，將軍，勇士之類。是也。必得刪訂增廣成書，使一代之制，粲然明白，垂之萬世而足徵可也。

鄗有二音。一則肝切。一才何切。皆地名。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肝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

也。楊震三鱧事。音當作鱠。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鶴雀豈能兼致乎。近見一詩。有只恐留侯笑鄧侯之句。一詩以三鱧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嘗聞父老云。太宗初無入承大統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啓之。近見姚少師廣孝撰珙墓志。有云。洪武間。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既拜受。即沐浴戒行李而起。及見上。大悅。於是肅恭而前。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鍾實。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即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誕膺天籙。嗣登大寶。因感先生昔言之驗。於是勅遣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珙別有紀云。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觀此。則知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珙之相。特決之耳。珙字廷玉。號柳莊。鄞人。相術之妙。詳見九靈山人戴良所著傳。

河南湖廣之俗。樹蓑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即復茂盛。名曰灸樹。種竹成林者。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神鬼少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立廟表曰。始自漢世。亦足以示勸矣。宋大觀四年八月。封爲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爲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六

月封爲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封娥父爲和應侯。母爲慶善夫人。各有封勅尙存。予嘗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神鬼幹事。其代言之臣尤爲孟浪。如漢碑言娥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娑樂神。婆娑蓋舞貌。其封和應侯勅乃云。爾迎婆婆之神。至於溺死。不亦可笑乎。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順。真可謂萬世法矣。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鎮。其館。驛。鹽場。壩堰。急遞鋪之類。皆以曹娥爲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給俸二石。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爲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卽承襲者。免調別衛。年二十以上者。俱調衛。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子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予官武選時。嘗竊以爲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羣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難易固當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體。似未穩當。嘗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

寧波奉化縣有鮎鯮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書。引顏師古云。鮎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鉅。依反。曲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今埼作鮎。韻書並無。因印文之誤耳。

梁山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世傳元蒼吉太后寓懷慶時。惡聞蛙聲。傳旨諭之。蛙不復鳴。及僧法衍禁蛙池事。蓋皆後人附會之說耳。吾崑城半山橋人家。夏月不設蚊帳。而終夜無蚊。餘杭抵富陽各縣。皆深山茂林中。暑月不聞蟬鳴。渡江至蕭山界。則蟬聲滿耳。觸類而長之。乃知蛙事之妄也。

賂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之句。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橫截其上。赤城山。卽天台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嘗問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迥奇絕。似非人世所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僉憲應昌乘輿往觀。跋涉嶺間。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之衝。有石隱隱橫亘其下者。三橫石之外。石勢直下。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聲如雷。而石橋

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崖。約長數十步。其上中隆而旁殺。若驥背然。其下齊平如截。橋之下。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數激震怒。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其幽怪奇絕。誠非人間所有。又以知石橋本在山下深澗中。彼以爲懸渡赤城山上。石屏風橫截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台人所云。其中方廣寺爲羅漢出沒之處。皆謬妄不足信矣。

雁蕩山之勝。著聞古今。然其地險遠。至者絕少。宏治庚戌十月。按部樂清。嘗一至焉。蕩在山之絕頂。中多葭葦。每深秋鴻雁來集。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峯。瀑布泉。頗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峯。在馬鞍嶺之東。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筆諸峯。皆奇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橫亘數十里。石理如湧浪。名平霞嶂。靈岩寺在諸峯巔。阨中於此。獨立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戀裴回。不忍舍去。回視西湖飛來等峯。便覺塵俗無餘韻矣。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別有遊雁蕩山記。

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駕南渡。端友歿。子玠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家廟。賜田五頃。孫搢文遠。萬春。洙六十年間。俱襲封。淳祐乙卯。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閒地。建孔氏家廟。規制視祖庭。丙子。燬於盜。洙遂卽其家以祀。元至元十九年。有詔孔氏子孫寓衢者。赴闕。洙及弟演。子楷。入覲。奉問勞獎諭。授國子祭酒。浙東提學。以宋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于朝。其封

爵遜於曲阜弟襲焉。

浙江王都指揮澤嘗宿嘉興天寧寺。既去。有僧入其臥處。見一蛇蟠榻上。乃闔門而出。俄而二健卒趨至。取其所遺金帶去。蓋卽僧所見蛇也。

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增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兩。後鎮守太監李德。兵部尙書孫原真。奏坑戶實辦銀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陪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正統間減數。止辦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景泰七年實得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兩。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三年奉勅辦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成化五年減數一萬零二百三十七兩有奇。因太監盧永之奏也。未幾又奉勅照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監張慶之奏。照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以後額辦處州府所屬各縣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温州府泰順縣九百九十一兩八錢。共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比之成化三年額數多九百九十一兩。宏治二年減免一萬一千四百兩。止辦解一萬零八百四十一兩。又禁取額外耗銀三千餘兩。從巡按御史暢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覈實其事。今人全歸功於彭。非也。暢後以事調外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記之。

孔子先籒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籒。正。釋者謂先以籒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今之祭禮。通行天下。器有定數。物有定品。使易遵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風氣不同。土產異宜。自有

不能律者。如鹿兔北方最易得。南方澤國。則得之已難。今蘇松嘉興二祭。鹿兔皆買之隣郡。價亦頗費。廣東全不產兔。每以胡孫代之。聖人知周天下。而猶如此。然則堯舜猶病。亦勢然也。

廣西有蝮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著男陰。卽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蝮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佻健少年。奸淫。藥被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卽其脂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張御史云。成化間。盜發韓魏公塚。得金銀器頗多。黃金帶至三十六腰。其富可知。予意此帶必是君賜。若其自置。則失之不儉。受之人。則失之不廉。以此殉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魏公在當時。偉然人望也。必其子孫愚昧。致有此耳。按葉文莊嘗問永寧倉官。言魏公墳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因營建趙王府。鑿煉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此當是公爲山西參政。在宣府修理八城時所記。則魏公塚被發久矣。此蓋別一韓姓者。

客商同財共聚者。名火計。古木蘭辭云。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唐兵制。以十人爲火。五十人爲隊。火字之來久矣。今街市巡警鋪夫。率以十人爲甲。謂之火夫。蓋火伴之火。非水火之火也。俗以火計爲夥計者。妄矣。

高皇嘗問劉三吾所居山川形勢。三吾具言其家所面峯巒甚奇。乃圖以上。上笑云。何用如許。以筆視山峯尖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尖起處悉擊去。意者聖天子動與天合。而然耶。聞之劉時雍。

云。

成化間山東魚臺縣民穿窬得古塚中一甕取以貯水貯之輒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樹上時鳴鳴作聲。民怪而破之。後有識者云此寶器也。一鏡照野外數里村落人畜皆見。縣官聞而取之。浙江督漕張都指揮洪嘗買其石槲二板親聞其事。

投壺射禮之變也。雖主樂賓而觀德之意在焉。後世若司馬公圖格雖非古制猶有古人遺意。近時投壺者則淫巧百出。略無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畫卦。過橋。隔山。斜插花。一把蓮之類。是以壺矢爲戲具耳。予初時於燕集見人寫字畫卦亦嘗爲之。後即慙悔。雖違衆不恤。蓋非欲自重亦以禮制心之一也。近見鎮江一倅有鐵投壺狀類燭檠身爲竹節挺下分三足上分兩岐橫置一鐵條貫以三圈爲壺口耳。皆有機發矢觸之則旋轉不定。轉定復平。投矢其中。昔孔子歎觚不觚其所感者大矣。今壺而不壺能無感乎。蓋世之銜奇弄巧廢壞古制至此極矣。豈但投壺之非禮而已哉。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爲鄉約。凡爲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強梁者一二人皆被執而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爲羅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今幸而不受顯戮。然殺人之名沾污案牘。傳道人口寧不爲文法吏之所詆笑哉。借曰起自草茅未嘗讀律。然臣而作福作威。及非士師而殺人者。經傳具有明訓。而妄作如是。何耶。予初聞此不信。近審之劉方伯時雍乃知誠然。未嘗不深爲之惜也。

花藥夫人有二。以宮詞著者。本蜀主孟昶妾費氏。宋太祖取蜀。收入掖庭。其有墓在閩之崇安者。本南唐宮人。隨後主歸宋。選入後宮。太祖以其亦能詩。謂之小花藥云。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子一人爲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遷。夤緣其族子求見。恩答其族子而拒之。都御史王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火者二三人。以頭拄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爲吏部。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寵。上將有廢易意。召恩與謀之。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朝時。當與內閣大臣議之。上以爲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聖旨。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遣司香皇陵。今上卽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內閣文臣之設。始於永樂年間。此予所舊聞。故宏治初。論事嘗及之。近聞李子易內翰云。嘗見太祖實錄。洪武中。黃子澄。齊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講。同在內閣。意者其時備顧問而已。未必若後來諸公寵任之隆。得專政柄也。

温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以其孤立。恐不能養也。既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爲記。日暮。兄先懸巾。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兄不入。故又名曰其地爲手巾舉。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割其地屬焉。予初聞此風。未信。後按行太平。訪之。果然。蓋島夷之俗。自前代以來。因襲久矣。宏治四年。予始陳言于朝。請禁之。有弗悛者。徒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十二

新昌揀縣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後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拆裂。不恤也。至七月盡。八月初得雨。則土蘇爛而禾茂長。此時無雨。然後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則稻科冷瘦。多不叢生。予初不知其故。偶見近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問之。農者云。始知觀風問俗。不可後也。山陰會稽有田。灌鹽鹵。或壅鹽草灰。不然不茂。寧波台州近海處。田禾犯鹹潮則死。故作礮堰以拒之。嚴州壅田多用石灰。台州則煨螺蚌蠣蛤之灰。不用人畜糞。云人畜糞壅田。禾草皆茂。蠣灰則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嚴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爲輪。輪之輻以細木幹爲之。每輻出桸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蓋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說。特憤世疾邪之所爲。未足以喻廣大也。

馮婦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近見嘉

與刻本點法如此。頗覺理勝。蓋悅之者搏虎于野之衆。笑之者則之之士也。前後相應。

廣西有廣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廣既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卽此歟。陝西有夯字。音罕。持物也。夯音胎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爲奩子。廣東有儘字。音柰平聲。老年所生幼子。嬰音少。杭人謂男之有女態者。媾音其緺反。謂子之幼稚者。咩讀如撼。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往往於訟牒中見之。

世傳水母以鰕爲眼。無鰕則不能行。云鰕聚食其涎。因載之以行。近聞温州人云。水母大者圓徑五六尺。肥厚而重。一人止可擔二箇。頭在上面。正中兩眼如牛乳。剖之中。各有小紅鰕一隻。故云以鰕爲眼。前說非也。又水母俗名海蟄。直列反。但不知爲某字。松江志作海蟄。或作海蜇。翰墨大全作海蛇。按蟄蟲冬伏也。蜚蟲傷人也。皆非物名。亦非直列音。蛇音除駕。本草作蜡。音同。音雖非直列。實水母之異名。温州人又呼水母爲鮮魚。鮮字無義。豈卽蛇音之訛耶。

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人併著書人姓名。然其書多是名公親筆。宋以來。書者篆額者。皆具名。本朝碑記。惟勅建。并士大夫家所制者。皆名公親筆。其餘多是盜書顯官之名。以銜俗耳。且撰者必曰撰文。書者必曰書丹。蓋分行以書。湊篆額字耳。職銜字多少不一。又必上下取齊。中多空字。古意絕亡矣。予近令人書碑記。獨不然。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隱士所居而名。近遊焦山。讀徐武功壯觀亭記云。

古稱金鰲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卽今京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滑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尙存崑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爲可證焉。是以金山爲金鰲。焦山爲浮玉矣。疑而考之。郡志及它紀載。則金鰲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蓋宋元人所書。武功所云。不知何據。

清風嶺在崑縣界。宋末台州王節婦被虜至此。投水死。嶺本名青峯。後人高其節。改今名。事具李孝光所作傳。及士大夫紀述。楊廉夫獨立異。爲詩云。界馬馱馱百里程。青峯後夜血書成。只因劉阮桃花水。不及巴陵漢水清。葉文莊記夏憲使言。昔有人以王節婦之死爲無是事。作詩非之。其人後絕嗣。詩云。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正與廉夫意同。絕嗣未必係此。然貞女節士。正偷生忍恥之人之所惡聞。必欲陰伺疵釁而壞之者也。厚德之士。其忍爲此輩助虐耶。今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示激勸。卽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國初惟有孝行節烈坊牌。宣德正統間。始有爲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爲勝。門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干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吳紀聞。閱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崑山鄭介庵晚年撤去進士坊牌。云無遺後人笑也。

今人以猜拳爲藏圖。圖音鳩。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鈞。顧愷之取鈞。桓遂勝。或云漢鈞弋夫人手拳曲時人效之。因爲此戲。然不知圖字何從始也。

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過年年。東坡詩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人作去聲。如中風中暑之中。非也。

溫州樂清縣學。舊有三賢祠。三賢者。宋賈司理如規。錢孝廉堯卿。王龍圖十朋也。如規字元範。補太學生。初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靖康之難。身先諸生。不肯逃避。族里賴之。時稱尙義者。必曰賈司理。堯卿字熙載。吳越王七世孫。孝友夙著。紹興間。舉孝廉。未仕。卒。十朋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第一。學業純正。後以龍圖學士致仕。其祠舊在大成殿戟門之右。後人因其廢。易爲神廚。宏治三年。予按部至。謁廟。訪求其處。欲復之。無隙地。戟門之左。有梓潼神祠。云是洪武間黃教諭所建。命撤其像。復作三賢神主。而增入本朝章恭毅公綸。改曰鄉賢祠。不限其數。以俟來者。

普怛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遠二百里餘。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恐夫往往有發願渡海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遂以爲大士化身之應。餘姚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相其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爲大士應驗。予謂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託鬼神協助。以塗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恐人議己。故詐爲此說。以聳警愚俗耳。不然。福善禍淫。神之常道。設使不擇是非。求卽應之。豈正神哉。普怛落伽。華言白花。此山多生山礬。故名。今人於象設大士。

處扁曰補陀勝境。特磔島夷一白字耳。義安取哉。山鑿本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如鑿。王荊公始以山鑿名之。

儻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爲獸。杭州以爲儻。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拘小節。杭人呼爲吳阿儻。嘗自云。我死。大書一名於墓前。云大明吳阿儻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蓋初登第時。聞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時用下世。亦數年矣。雖出一時戲言。亦可見其曠達。昨檢韻海。偶得此字而記之。

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隔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紹寧溫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價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散。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三錢五分。俱便竈戶。凡鹽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爲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搬在攤場。仍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十擔。挑積高阜。修爲方

丈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口。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橫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沈而不起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遇雨水之故也。

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寬淺者謂之鐵盤。竹編成者謂之篾盤。鐵盤用石灰粘其縫隙。支以磚碗。篾盤用石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三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可得四乾。大盤難壞。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盤易壞。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各有所宜也。

高憲副宗選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譬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優人。插科打諢。作無恥狀。君子方爲之羞。而彼則莫不歡笑自得。蓋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何以異此。此言可謂長於譬喻者矣。

嘗聞吳文恪公訥。爲御史。巡按浙江時。壞秦檜碑。而未知其詳。疑其爲檜德政碑。及來浙江。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往觀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壞卽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學術之正。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載否。因錄以記之。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

製并書。其像則李龍眠磨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讓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措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諷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尙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溫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兌運者各衛

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京通二倉也。

禹廟在會稽山下。規模宏敞。塑像工整。所謂窆石者。相傳爲葬禹衣冠處。其石形稍類鍾。刻篆已剝落。不可辨矣。南鎮之廟。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嘗語府官。當去像留主。爲合禮意。彼以爲自國初以來。有之。似不可毀。嘗思之。孔子與諸賢皆人鬼。高皇初建國學時。皆革塑像。用木主。嶽鎮海瀆。不可以形像求者。豈令用塑像耶。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正祀典。詔下有司無識。失於改正耳。決非朝制也。

劉時雍爲福建右參政時。嘗駕海舶至鎮海衛。遙見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嶽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舟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沈下。少頃。則滅沒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木者。其背鬣也。

古人謂墓祭非禮。故禮無墓祭之儀。朱子亦嘗謂其無害於義。蓋以孝子感時物之變。有不忍遽死其親之心。不能不然。此說是也。抑又有可言者。葬後題主。謂親之神魂已附於主。故凡有事薦祭。惟主是尊。是親。然爲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親之體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載。安知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於此乎。蓋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禮而不行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

蘇東坡有云。紫李黃瓜村落香。黃瓜今四五月淹爲菹者是也。月令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非今作菹之瓜。其實小而有毛。本草名菘莢。京師人呼爲赤包兒。謂之瓜者以其根相似耳。今人以其與苦菜並稱。遂疑卽今黃瓜。而反以黃字爲訛。木綿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可貯茵褥。蘇州人稱攀枝花者是也。今紡織以爲布者。止可名綿花。雪間通志以爲木綿花。蓋踵蔡氏誤耳。又嘗見一士人家葵軒卷中記序題詠。皆形狀今蜀葵花。蓋不知傾陽衛足。自是冬葵可食者。詩七月烹葵及菘。公儀休拔園葵。皆是也。古人文字中記載名物。必攷覈精詳。故少有此失。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羣鼠與貓鬪。貓屢却。全臥見之。以物投鼠。不去。起而逐之。才去。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尙繁華。富貴之家。以樓前種樹。接各色牡丹於其杪。花時登樓賞翫。近在欄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吏部尙書王公恕。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王公儂友善。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文泰。與公有怨。上書訟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諷人爲之。彰一己之善。顯先帝之過。以印本封進。上不罪公。令燒毀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子謂板刻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而公以老成位冢宰。初無禁止之言。坐致奏訐以罷。不亦深可惜哉。

廩生久滯。宜擇其行檢端謹。學業優長。可當科目遺材者。善爲疏拔之計。不當專論其齒。宣德中。從胡忠定公渙之請。起取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一行之。皆姑

息之政也。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又有他途進者。雖科貢之士，亦爲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校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撫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以姑息結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軍功受賞，猶以爲恥。而近時各邊巡撫文臣，一有克捷，則以其子弟女壻冒濫陞賞。要君欺天，無恥甚矣。予所見大臣不以軍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肅敏二公而已。白薨後，其子續陳乞官之。余薨後，朝廷欲官其子，以子真舉人，乃官其孫。

近至温州，訪問前任知府之賢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淵爲稱首。蓋其廉能之譽，初非過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故民猶稱之。若所謂却金館之作，則不能無意於沾民。故今往來題詠者，誅心推隱無已。此所謂求全之毀也。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爲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無算。而內府貴臣視之，初不以爲意也。開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內府以官紙糊壁，面之飲泣。蓋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間，國子監生課簿做書，按月送禮部。做書發光祿寺，包麵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鰲山烟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榜紙爲之。其費可勝計哉。世無內官如此人者，難與言此矣。

王冕，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斧神像爨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冕毀神像，輒

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歲無恙。補像者妻孥沾患。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冕屢毀神。神不之咎。吾輒爲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靈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爲笑談。

王琦字文璉。仁和人。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爲之丕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才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貧晏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爲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饋。非故舊不受。卽故舊至數亦却之。隣有唁之曰。常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於心耳。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天順間。竟以飢寒卒。杭州守胡濬聞而弔之。告布按二司。爲祀之於杭學鄉賢祠。出祠錄。

景泰間。温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時歎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磔其肉。忽一轉動。溺水死者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而去。疑其龍類也。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江而過。民異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嚙去其首。然嚙而不食。其多如許。理不可究。予宿雁蕩。聞之一老僧云。

商文毅公輅。父爲府吏。生時。知府夜遙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翌日。問羣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爲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間。仕至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十三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朴。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柏麻苧。紹興多種桑茶苧。台州地多種桑柏。其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棗榿穀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絕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爲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俗矣。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溫、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海網之。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魚皆聚之。它如健跳。千戶所等處。固有之。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溫台寧波之民。取以爲齏。又取其膠。用廣而利博。予嘗謂涉海以魚鹽爲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蕃。以啓邊患。如閩廣之弊。則無之。其採取淡菜、龜脚、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啓患之理。此固職巡徼者所當知也。

西湖三賢祠。祠唐白文公、樂天、宋蘇文忠公子瞻、林處士逋也。樂天守杭日。嘗築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修六井。民賴其利。子瞻初通判杭州。後復爲守。開西湖。作長隄。中爲六橋。又濬城中六井。與民興利除害。郡人德之。林處士。則以其風節之重耳。考之郡志。郡故斥鹵。唐興元間。鄴侯李泌守杭。鑿

六井引西湖水入城。民受其惠。則杭之水利。與自鄴侯。而白蘇二公之所修濬者。其遺蹟也。知有白蘇而忘鄴侯。可乎。竊謂三賢祠當祠李白蘇三公。以遺愛。和靖則別祠於其舊隱。巢居閣或四照堂。以表風節。斯於事體爲得宜也。

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爲業。其造法。採楮皮蒸過。壁去粗質。糝石灰。浸漬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復蒸之。濯去泥沙。曝曬經旬。春爛水漂。入胡桃藤等藥。以竹絲籠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白上。以火乾之。白者。以磚板制爲案卓狀。圻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

西湖相近諸山。如飛來峯。石屋寺。烟霞洞等處。皆巖洞深邃。可愛。然每處刻佛像。破碎山壁。亦令人可厭。飛來峯散刻洞外。石屋寺刻洞中。大小至五百餘像。烟霞洞所刻尤多。蓋皆吳越及宋人之製。予烟霞洞詩。有刻佛過多清氣減之句。正以其可厭耳。

溫茶卽辟麝草。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煎。能愈毒瘡。

貓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服之。治噎塞病有效。聞貓生子後。卽食胎衣。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稍遲則落其口矣。

國初賜諡。惟公侯伯都督。凡勳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諡。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鮮有不得諡者。古之諡必有議。本朝無此制。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率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氣。敦厚士風。獎勵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務。其中起造屋宇。尤爲害事。蓋上官估費。動輒銀幾千兩。而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所費無幾。侵漁實多。是以虛費財力。而不久復敝。此所謂害事也。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爲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

歐公記錢思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宋公在史院。每走廁。則狹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外聞。此雖足以見二公之篤學。然溷廁穢地。不得已而一往。豈讀書之所哉。佛老之徒。於其所謂經。不焚香。不誦也。而吾儒乃自褻其所業如此。可乎。若歐公於此。構思詩文。則無害於義也。

癸辛雜識解匡衡說詩解人頤。以俗語兜不住。下頤之說爲證。且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頤解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此說過矣。解音蟹。如淳註云。笑不止也。又柳玘戒子弟書有云。論當世而解頤。言不學者聞論世事。不能置喙。但解緩頤頰。而笑耳。盛樊二事。偶過喜而有此異。當時聞衡說詩者。豈至此哉。

尙書錢文通公譜略云。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尙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誰。府君曰。當時非奉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英宗皇帝卽命擇日上聖列慈壽皇太后尊號。愚謂子爲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但論功邪。使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爲得也。

剪燈新話。錢唐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嘗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聞近時一名公作五倫全備戲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見。亦不知清議何如也。

前代稱祖父母爲王父。王母。父母歿。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嘗見題無官神主稱處士。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旣以爲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旣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蓋音閣。雍去聲之類。皆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費隱之費。蓋讀作駭。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聲。說文。水轉穀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衛。濟本去聲。此衛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聲。水名也。今雖士大夫多不能辨。

瀋王府長史王庭予同學友也。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憤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盃。頃甦。遂日飲之。病勢漸退。易醫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鬼蒺藜可治。王尋取煎液飲之。痛不可忍。俄頃洞泄。迸出一蟲。長丈餘。尋愈。此二人殆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默祐之耶。

輪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卽以和酒煎服。無產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胃膈不利。眼痛。頭痛。輒飲此物。無不見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廡。及神廟旁屋。使爲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旣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

祖宗之氣脈自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葦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頴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也。瘡果不療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義仲、良貴、文仲、子英也。

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原郡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呂敬夫稱東倉，卽太倉。漫錄廉夫原敍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郭翼字義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爲舉子業，專資以爲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間。風流姿媚者，不在玉臺下也。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憲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爲片玉山人云。

袁華字子瑛，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搢紳間。如三峯月寒木客嘯，丹陽湖深姑惡飛，皆

膾炙語也。又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蚤春。可稱才子矣。

顧晉字進道。仲瑛次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法有玉山之風云。

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貴雄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焉。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其家者也。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張希賢字希顏。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好古物圖畫。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毋所顧惜。趣尙可知矣。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清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頰。水仙廟迎送神辭。波黃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王莫不稱道之。其翰墨法歐宿章草。皆灑然可觀。

秦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強記。不妄交。隱居著書。尤好吟咏古樂府。如精衛。望夫石。律詩如吳桓王。岳鄂王諸篇。的可傳者也。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倉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習。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倡和。其作詩故清絕云。其餘吳士則陳謙字平。沈右仲說。張簡仲簡。馬稷民立。張田芸己。顧敬思恭。張守中大本。周南正道。陸繼美繼之。富恕子微。繆侃叔正。嚴恭景安。強瓊彥栗。釋椿大年。璞良琦也。

公廡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牆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闊五十丈。州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廡後起蓋房屋。與守令正官居住。左右兩旁。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廡東另起蓋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廡西起蓋館驛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欽定制度。大約如此。見溫州府誌。

初至嵯縣。問嵯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嵯。如四馬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耳。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誌。齊張稷爲剡令。至嵯亭生子。因名嵯。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司寇林公季聰。爲給事中時。有盛名。冢宰尹公同仁。嘗問汀州守張公靖之云。自宣德以來。六科人物。公以何人爲第一。張以季聰爲對。尹云。葉與中當是第一人。靖之嘗爲予道之。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蓋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諸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今人遇主事稱主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耶。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監察御史與古繡衣。直指稍不同。今聞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黃門繡衣。隨俗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成化丙戌科。至宏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

之盛者。多以丙戌爲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昶、諫
鷺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己、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
勅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多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爲尤盛也。

向寮嘗會飲于官舍。坐有譽威寧伯之才美者。劉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
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爲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旣壞。而
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爲之肅然。

采與金人和議。天下後世專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固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
心。無雪恥復讐之志。檜之奸。有以窺知之。故逢迎其君。以爲容悅。以固恩寵耳。使高宗能如勾踐臥薪
嘗膽。必以復讐雪恥爲心。則中原常在夢寐。其於臨安偏隅。蓋不能一朝居矣。恢復之計。將日不暇給。
而何以風景爲哉。今杭之聚景、玉津等園。云皆始於紹興間。而孝宗遂以爲致養之地。近遊報恩寺後
山頂。有平曠處。云是高宗快活臺遺址。又如西湖喫宋五嫂魚羹之類。則當時以天下爲樂。而君父之
讐。置之度外矣。和議之罪。可獨歸之檜哉。

韻書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
近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調四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戈果過郭。鈎苟遘
穀之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爲牽合者也。蓋質本眞之轉。拂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穀本公之轉耳。脂轉

質非轉拂。未爲不可。但韻中他字多轉不去。況戈果過若轉入聲。當時谷不當爲郭。鈎苟遘若轉入聲。當時革不當爲穀也。

書爲六藝之一。書學不講。亦士大夫一俗也。如周布政昆。其弟蘇州同知冕。南京戶部孫郎中岳。其弟餘杭知縣冕。皆不識冕字。又刊有刪除之義。如隨山刊木。井墮木刊。不刊之典之類。是已。今人雕刻書版。皆謂之刊。殊非字義。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來遠矣。六書有諧聲。梨之從利。榴之從留。桃之從兆。猶鷺之從我。鴨之從甲。雞之從奚。可類推也。近世作本草衍義補者。曰榴者留也。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則不通矣。當各言性味可也。

近嘗行桐廬道中。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水闊。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爲其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遂免其送。令往取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見陳婦勤爽。將圖之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倍。詰旦盍從吾試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銜去矣。婦不信。號哭不寐。漁者母說以甘言。欲令爲兒婦。婦不許。且言將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猴殺之。猴以棄之水。婦以埋之。廢塚中。踰二宿。婦復生。覺有人蹴其脅。大呼云。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見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攻潰而出。始知空榔中也。於是往來奔走。候俟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云。至是案令有司捕鞠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弄猴篋圈。嘗投之火。火不能焚。皆

得實狀。漁者兄弟並論死。是亦非偶然也。近聞里俗傳道子嘗聽鬼訴冤。親斷其事。若神明者。皆妄也。松江榦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斷。因歎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斷。終身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卽撲殺之。嘗見一飛蟲冒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十四

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舊土。記取南枝。此種竹訣也。知此。則鄉俗以五月十三日爲移竹之候者。悞人多矣。又云。十人移竹。一年得竹。一人種竹。十年得竹。蓋十人移者。言其根柢之大。卽多留舊土之謂也。癸辛雜識有種竹法。又以新竹成竿後移爲佳。嘗聞圃人云。花木在晴日栽移者茂盛。陰雨栽移者多衰。今人種藝。率乘陰雨。以其潤澤耳。然圃人之說。蓋有驗者。不可不知。

吾鄉布衣沈先生名璵。字孟溫。洪武中。其家坐累。謫戍雲南之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該博。留教子弟。時年幾六十。目已昏。終日端坐。與諸生講解四書五經。章分句析。麀麀不倦。微辭奧義。亦多發明。後還雲南。所著有稽言錄。崑岡文稿。釋奠議。太倉在勝國時。崑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學之士。後因兵燹。隨州西遷。自設兵衛以來。軍民雜處。人不知學。今文學日盛。固由學校作養之功。而其講說來歷。實先生有以啓之也。其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爲先聖。稷契爲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爲先聖。臯陶。伯益爲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爲先聖。尹伊。仲虺。傅說爲先師。而以建酉之月

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爲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爲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爲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顏子至諸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爲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陳某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殺釘如雞鷺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蟹螯湯。以螯小不堪。盡棄之水。狎一妓。爲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拋水中。重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而蕩產。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纘自給。隣翁憐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葑腐一孟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日。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殺我矣。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地。居此者所繫尤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邀於路云。免入。請回。公徑出。翌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大璫至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昇夫以非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內使至其家。

促具疏辭。是在朝廷雖失體貌。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皇貴妃同族。博野以譏張巒鐵券文過遲。致嫌謗也。未知然否。

高皇嘗集畫工。傳寫御容。多不稱旨。有筆意逼真者。自以爲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於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進。上覽之。甚喜。仍命傳數本。以賜諸王。蓋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又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闔百戶者。除至蘇州。衛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真已。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爲某官。壬午年。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爲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見杭州志。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縱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邱祭酒先生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二上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無補可也。

京師有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賈廳角。江西名樹背張風。蓋穿窬之行也。士人熟於囑託公事者。此行亦忍爲之。鄉里前輩爲顯官。不入官府囑事者。刑部主事吳凱相虞。進士鄭文康時又。

吏部侍郎葉盛與中刑部郎中孫瓊蘊章浙江副使張和節之而已聞山東布政龔理彥文福建副使沈訥文敏皆端士然皆卒官予未之識也

宋葉文康公時著禮經會元於周禮大義多所發明其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慮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爲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公設官之意何補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幌氏雖闕何害地官有鼓人匏人鞀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尙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旣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而未有爲此說者亦卓識也

邱氏蘇人俞欽玉之妻也欽玉故刑部尙書士悅子頗知書而輕財好色嘗以邱無子置妾七人邱待之慈惠而防之則嚴每旦暮出入房闥皆有節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許入中門成化間欽玉遊京師客死教坊妓家邱待衆妾益厚而制馭益嚴喪甫終存其有子者二人餘悉嫁之二子皆遣爲府學生云吾待汝無厚薄成否汝之責也邱之父兄皆不拘禮節之士懼其有所窺每至必先出中門延之別室飲食之自欽玉死家無妄費而門無雜賓俞氏已衰而復振者皆邱之力也

杜律虞註本名杜律演義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所作也後人認以爲虞伯生所注予嘗見演義刻本有

天順丁丑臨川黎送久大序及伯成傳序其畧云注少陵詩者非一皆弗如吾鄉先進士張氏伯成七言律詩演義訓釋字理極精詳抑揚趣致極其切當蓋少陵有言外之詩而演義得詩外之意也然近時江陰諸處以爲虞文靖公注而刻板盛行謬矣其桃樹等篇來行萬里等句復有數字之謬焉吾臨川故有刻本且首載曾昂夫吳伯慶所著伯成傳并輓詞敘述所以作演義甚悉柰何以之加誣虞公哉按文靖蚤居禁近繼掌絲綸嘗欲釐析詩書彙正三禮弗暇獨暇爲此乎楊文貞公固疑此注非虞惜不知爲伯成耳嫁白詭坡自昔難免哉

近得晦庵先生同年錄因得以知宋科舉之制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勅差知貢舉官一人同知貢舉官一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點檢試卷官各一人續差對讀畢克初覆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牋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二人典客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敍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

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徇。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爲戶。

鬪葉子之戲。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予遊崑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閱其形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混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入爲強。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絕倫之人。非也。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如羣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爲利所迷。自不悟耳。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關老邱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爲像。後又爲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固有爲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爲坐耳。按晦庵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而地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做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觀此。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以來已有之矣。

種柏必須接。否則不結子。結亦不多。冬月取柏子。舂於水碓。候柏肉皆脫。然後篩出核。煎而爲蠟。其核磨碎。入甑蒸軟。壓取清油。可燃燈。或和蠟澆燭。或雜桐油製傘。但不可食。食則令人吐瀉。其查名油餅。壅田甚肥。

苧每四五年一種。種須八九月去舊根。取當年旁生枝爲佳。久不更種。到老根生白蟻傷之。種法。先鋤地作溝。用污泥填壅。每溝約疎五六尺。或一尺。五月刈者名頭苧。七月刈者名二苧。九月刈者名三苧。如茂盛。亦不須待至此月。及其未生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風。可也。若過時而生旁枝。則苧皮不長。生花則老。而皮粘於骨。不可剝。遭大風吹折。倒皮亦有斷痕。而不佳矣。凡將刈。先以杖擊去葉。然後刈之。落葉既墜于根。久而沤爛。到地亦肥。刈後。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剝重皮。漚水中。一時取起。以鐵刀戛去粗皮。陰乾。若曬乾。則硬脆不堪績矣。雨後刈者。光潤而佳。戛法以時。但一面著刀。以指按粗皮於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後。製苧稍暇。須灌糞一度。又以污泥覆之。則肥而收刈可以及時。大率織布以頭苧爲尙。二苧滋潤。而便於績者耳。三苧尤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複。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頑石中。隱見礦脈。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同。精竈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籬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二三兩。少或三四錢。礦脈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久而方闕者。有礦脈中絕。而鑿取不已。復見興盛者。此名爲過壁。有方探於此。忽然不現。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蟇跳。大

率坑匠探礦。如蟲蠹木。或深數丈。或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攜尖鐵及鐵鎚。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鎚尖。惟燒爆得礦。礦石不拘多少。採入確坊。舂確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沈於底者。謂之籠礦肉。若細粘與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籠。留取其精英者。其籠礦肉。則用一木盆。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礦肉。次用米糊搜拌。圓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窰團。次用燂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即投窰團入爐。用韃鼓扇不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浮於面。凡數次。爐颺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烹鍊既熟。良久。以水滅火。則銀鉛爲一。是謂鉛駝。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淺灰窰。置鉛駝於灰窰內。用炭圍疊側。扇火不住手。初鉛銀混泓。然於灰窰之內。望泓面有烟雲之氣。飛走不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漠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窰翻。乃銀熟之名。烟雲雪花。乃鉛氣未盡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坯。乃生藥中蜜陀僧也。

青瓷初出於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窰。與劉田相去五里餘。外則白鴈梧桐安仁安福綠邊等處。皆有之。然泥油精細。模範端巧。俱不若劉田。泥則取於窰之近地。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蓄木葉燒煉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細者。合而爲油。大率取泥貴細。合油貴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器。或模範成。

形。候泥乾。則蘸油塗飾。用泥筒盛之。實諸窰內。端正排定。以柴篠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烟。卽以泥封閉火門。火氣絕而後啓。凡綠荳色瑩淨無瑕者爲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

韶粉。元出韶州。故名。龍泉得其製造之法。以鉛鎔成水。用鐵盤一面。以鐵杓取鉛水入盤。成薄片子。用木作長櫃。櫃中仍置缸三隻。於櫃下掘土。作小大。日夜用慢火薰蒸。缸內各盛醋。醋面上用木櫃疊鉛餅。仍用竹笠蓋之。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閉。恐其氣洩也。旬日一次開視。其鉛面成花。卽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舊入缸添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數日。用絹袋瀘過其滓。取細者別入一桶。再用水浸。每桶入鹽泡水并焰硝泡湯。候粉墜歸桶底。卽去清水。凡如此者三。然後用磚結成焙。焙上用木匣盛粉。焙下用慢火薰炙。約旬日後。卽乾。擘開。細膩光滑者爲上。其絹袋內所留粗滓。卽以酸醋入焰硝白礬泥。礬鹽等。炒成黃丹。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脈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採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爲一小籠。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籠可得銅一斤。每煇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籠。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餘。用柴炭裝疊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鐵鎚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虧。

銅者必碓磨爲末。淘去罷濁。留精英。圍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是謂成甗音喇。甗者。罷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甗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煇煉。如煇銀之法。以鉛爲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卽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砂。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銅汁入砂匣。卽是銅磚。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爐煇煉成水。不留纖毫深雜。以泥裹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各有鋒窠。如京銷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副鑄。大率煇銅所費不貲。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煇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礪石徑燒成者。有以礪石碓磨爲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艱。視銀蓋數倍云。

香蕈。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蕈櫨。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駁剝木皮上。候淹濕經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蕈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始採取。以竹篾穿挂。焙乾。至秋冬之交。再用工徧木敲擊。其蕈間出。名曰驚蕈。惟經雨則出多。所製亦如春法。但不若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勝。又有一種。適當清明向日處。間出小蕈。就木上自乾。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曬乾。同謂之日蕈。香味亦佳。

已上五條。出龍泉縣志。銀銅青盜。皆切民用。而青盜尤易視之。蓋不知其成之之難耳。苟知之。其忍暴殄之哉。蕈字原作葑。土音之譌。今正之。又嘗見本心齋蔬食譜作蕈。尤無據。蓋說文韻會皆無蕈。

字廣韻有之。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晦庵偶未之見耳。今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予訣也。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乃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蓋散衙時。才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閒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童僕伺候之難。父每懸念之切。亦不可不體也。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尊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則倣也。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爲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尙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爲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關制度。且可以示妄書官銜者。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菽園雜記卷十五

朱子註易。雖主尙占立說。而其義理未嘗與程傳背馳。故本義於卦文中。或云說見程傳。或云程傳備矣。又曰。看其易。須與程傳參看。故本朝詔告天下。易說兼主程朱。而科舉取士以之。予猶記幼年見易經。義多兼程傳講貫。近年以來。場屋經義。專主朱說。取人主程傳者。皆被黜。學者靡然從風。程傳遂至全無讀者。嘗欲買周易傳義爲行篋之用。徧杭城書肆求之。惟有朱子本義。兼程傳者絕無矣。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市井之趨利。勢固如此。學者之趨簡便。亦至此哉。

聞天順間。沛縣民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今香爐。有耳而無足。洗去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爲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爲怪。殺之。工侍賈公俊。時公差至此。得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鱗隱起。皆如半錢。永康尹崑城王循伯。時爲進士。親見之。云然。

宏治五年。揚之瓜州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桅。近本處大小鼠若干。皆死。蓋鼠齧空而窟宅其中也。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斗。鄉人印綬初。聞而未信。嘗親問其船主云。然。意者天恐風折於揚帆時。致誤民命。故擊之耶。

嘗記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分兩歧。交翠可愛。家僕俟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

又取蘆草飼豬。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生五條。結蒂與脫花處。分張爲五。瓜之背。則相連。附園丁探入。衆玩一過。兒童擊而食之。後仕于朝。有以瑞竹瑞瓜圖求題詠者。閱之。則皆予家所嘗有也。況它竹之瑞一本。予家並生二本。它瓜僅二三。又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不尤瑞乎。使當時長老父兄有造言喜事者。詔諛歸之府縣。誇豔歸之家庭。動衆傷財。其爲不靖多矣。惟其悃愾無華。故人之所謂祥瑞。一切不知動其心。惟不知動其心。故驕侈不形。而災害不作。可以保其家於悠久也。傳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歟。

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此四人豪傑之士也。觀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襲。可見矣。史遷纂述歷代事跡。其勢不能不襲。若左。莊。屈三人。千言萬語。未嘗犯六經中一句。宋南渡後。學者無程朱緒餘。則做不成文字。而於數子亦往往妄加貶議。可笑也。先儒謂左氏浮夸。莊周荒唐。屈原懟怨。此公論也。謂莊周爲邪說而闢之。亦公論也。若左氏春秋傳。自是天地間一種好文字。而或者以其爲巧言。豈不過哉。爲此言者。正猶貧人喫齋。以文其貧。舍曰珍羞品味。力不能辦。而必謂其腥羶不堪食。矯謬孰甚焉。

南京諸衛官有廨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之所經畫。今雖間有頽廢。而其規址尙存。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鑾輿不復南矣。至宏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尙有未立者。彼固不能陳乞建立。而上司亦未之念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予嘗建白。欲以城中私剋庵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下。其功易成。事寢不行。吾崑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庵院神祠。約百餘

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庫公館社學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所頽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當路有子器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予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嘗欲取吾崑元末國初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人不出十篇。名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郭翼義仲林外野言。殷奎孝章強齋集。袁華子英耕學稿。易恒久成泗園集。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德潤澤民存復齋稿。偶桓武孟江雨軒詩。林鍾仲鏞松谷集。沈丙南叔白雲集。馬麀公振淞南漁唱。屈昉李明寓庵集。王資之深瑞菊堂集。鄭文康時又平橋稿之類。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失。俱以送還。鄉先輩之美。竟泯泯矣。可勝嘆哉。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台人黃郎中世顯。謝侍講鳴治所輯。今刻在寧海縣。其二十八卷內。勉學詩二十四章。本蘇士陳謙子平所作。誤入方集耳。子平元末人。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脅其兄訓使拜。不屈。刃其胷。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易解詁二卷。及古今詩數十篇。傳于世。正統間。吾崑山所刻養蒙大訓。收其詩。予幼嘗見之。京師士人徐本以道。亦嘗刻其詩印行。後有國初韓奕公望跋語。韓徐皆蘇人。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兵校之地也。宏治癸丑五月。忽風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疑之。推戶入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六日。通州東門外訛言寇至。男婦奔走入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今日聞馬進士慶云。

晦庵先生家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樾徵入朝。授五經

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

崑城夏氏。與處州衛一指揮爲親舊。指揮聞夏氏有淑女。求爲子婦。數年未成。後求之益力。家人皆許之。女之祖獨不許。因會客。以骨牌爲酒令。祖設難成之計。謂求婚者云。蒲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卽與成婚。一拈而四色不爽。衆驚異。遂許之。太倉曹用文。查用純。素友善。適其妻各有娠。一日會飲。戲以骰子爲卜。云使吾二人一擲而六子皆紅。必一男一女。當爲婚姻。一擲並如其卜。旣而查生男。曹生女。

查以子贅曹爲婿云。此二事相類特甚。蓋亦非偶然也。

江西山水之區。多產蛟。蛟出山必裂。水必暴湧。蛟乘水而下。必有浮菹擁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聞蛟出。多往觀之。或投香紙。或投紅綉。若爲之慶賀者。然云蛟狀大率似龍。但蛟能害及人畜。龍則不然。龍能飛。且變化不測。蛟則不能也。

慶元初。韓侂胄旣逐趙忠定。太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上。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于樓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存。陶孫知詩必爲韓所廉得。捕者將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樓。捕者與交臂。問以敖上舍在否。敖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亟亡命歸走閩。後登

乙丑第。此出杭志紀遺。陶孫字器之。宋慶元五年。曾從龍榜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其名銜僅見崑山志。進士題名中。而不知其何如人。觀此。則其爲人可知矣。

宋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庶。獨蔗從蔗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按六書有諧聲。蔗。蔗聲。庶。古遮字。非會意也。若蔗以旁生從蔗。則鷓鴣。蠨蟲。亦旁生耶。聞本朝天順間。睿皇欲除某爲翰林學士。以翰林已有三員。疑其過多。兵部尙書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十八人。聖朝三四人。何多。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八人。太宗爲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爲馮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小人之率爾妄對。類如此。

中吳紀聞六卷。每卷首題云。崑山龔明之前。有明之淳熙元年。自序。後有至正二十五年。吾崑盧公武記。得書來歷。及校正增補大略。且云。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宏治初。崑令楊子器翻刻印行。攷之。宣德崑山志。不載此人。近檢公武蘇州府志。具明之孝行甚詳。蓋公武之志人物。間有略其邑里者。崑山志孝友類。載馬友直。周津。曹椿年。皆本之郡志。而明之獨遺之。其以是歟。

米南宮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筋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茲不錄。錄其贊云。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煽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緬猗。雲木偃。煒斯罔猗。日星建。此贊每句二韻。亦新奇。罔與繭音同。閩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餒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罔惟顧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罔略如郎罷意之。

句。然用之閩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施之刻石之文。何耶。

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至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印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諸司官衙有使字者。司名印文亦然。惟按察使官衙有使字。而司名印文無之。此所未喻也。軍衛千戶所有中左右前後之別。而所統十百戶印文。但云某衛某千戶所百戶印。十印皆同。不免有那移詐僞之弊。若於百戶上添第一第二等字。則無弊矣。

魏文靖公驥。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廉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裹。餘尙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提督徐州倉糧太監韋通。嘗於桓山寺鑿井。深數丈。聞鍤下有聲。鏗然。得獨輪銅車一具。其色綠如瓜皮。通命磨洗。視之。上有識文云。陸機造。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遂進於朝。時憲宗方好古器物。得之甚喜。受賞頗多。成化乙巳歲也。

邱閣老世史正綱。唐德宗興元元年。書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爲奉天命。失初意矣。今按五代及宋元。固皆襲唐號。若本朝功臣勳階。雖有奉天翊衛等字。然朝廷正殿正門。皆名奉天。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誥勅起語。皆曰奉天承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宏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雪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記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魯隱公九年二月。卽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攷。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尤異也。

北方有蟲名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聞之同寮張大器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爲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歎。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難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旁。少頃。覺有聲窶然。乃此蟲躍出也。

熊去非嘗論孔廟諸賢位置。大意謂四配中。若復聖、宗聖、述聖三公。各有父在廡下。揆之父子之分。其心豈安。宜作寢殿。以叔梁紇爲主。配以無繇、子點、伯魚。孟孫氏於禮爲宜。愚謂無繇、子點、伯魚三人。祀之別室。當矣。叔梁紇之爲主。亦無謂。孟孫氏非聖賢之徒。何可與此。此尤迂繆之見也。

鄉人嘗言野中夜見鬼火。神火。鬼火。色青。燄不動。神火。色紅。多飛越。聚散不常。蓋火爲陽精。物多有之。世知木石有火而已。如龍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則空中有流火。今謂之火殃。是已。海中夜亦見火。肥貓暗中抹之。則火星迸出。壯夫梳髮亦然。積油見日亦生火。古戰場有燐火。魚鱗積地及積鹽。夜有火光。但

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古人詩集中有哀輓哭悼之作。大率施於交親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請也。今仕者有父母之喪。輒徧求輓詩爲冊。士大夫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蓋卿大夫之喪。有當爲神道碑者。有當爲墓表者。如內閣大臣三人。一人請爲神道。一人請爲葬誌。餘一人恐其以爲遺已也。則以輓詩序爲請。皆有重幣入贊。且以爲後會張本。既有詩序。則不能無詩。於是而徧求詩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顯。持此歸示其鄉人。以爲平昔見重於名人。而人之愛敬其親如此。以爲不如是。則於其親之喪。有缺然矣。於是人人務爲此舉。而不知其非所當急。甚至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素不相識。亦必資緣所交。投贊求輓。受其贊者。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哀冊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贊而厭其求者。爲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隋有譙國夫人洗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累葉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

宏治癸丑五月。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數日皆死。

唐詩大家並稱李杜。蓋自韓子已然矣。或疑太白才氣豪邁。落筆驚人。子美固已服之。又官翰林清切之

地。故每親附之。杜詩後人始知愛重。在當時若太白。蓋以尋常目之。故篇章所及。多不酬答。今觀二公集中。杜之於李。或贈。或寄。或憶。或懷。或夢。爲詩頗多。其散見於他作。如云李白斗酒詩百篇。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之類。褒譽親厚之意。不一而足。及觀李之於杜。惟沙邱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飯顛山之逢。僅三章而已。況沙邱石門。略無褒譽親厚之詞。而飯顛山前之作。又涉譏諛。此固不得不起後人之疑也。嘗聞鄉老沈居竹云。飯顛山。天下本無此名。白以甫窮餓。寓言譏之。未知然否。

病霍亂者。濃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爲坎。汲井水於中。取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熱米湯者必死。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求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沈醉打毬回。虢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雖前人嘗辯薛王蚤薨。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然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槩以賢人君子之爲詩。皆敢於攻發君上陰私者耶。故一有讒譖。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詩禍。實唐人有以貽之也。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印紐熱。炙手不可握。吏以告衛官。各親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異也。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即史記

大宛傳後

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宏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敍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此出齊東野語。常見元吳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讀史記伯夷傳。疑其不倫。皆有所更定。竊歎服前賢讀書精察如此。近見此語。又以歎公謹識見之明。雖前代深於史學者。亦未之覺也。因記之。與讀史者共焉。